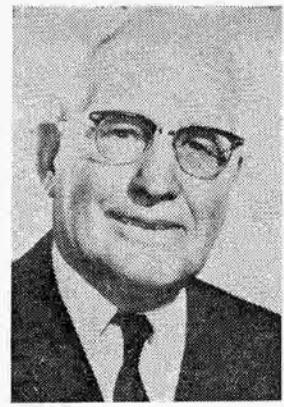




聖徒之聲

第十三卷 第三期
一九七一年三月號



靈感的訊息

十二使徒議會 白朗壽長老

除了宗教信仰之外，別無他物可挽救人類於絕望中。正如耶穌所說，當雨淋、水沖和風吹時，人的房子是蓋在磐石上或沙土上，其區別就在於信心。我欲在此介紹一則第一次世界大戰時的故事。當時我的同僚軍官，是一個受過高深教育且極富有的人，他曾任律師，有權勢，自滿自足。我們常在一塊兒談論宗教（他知道我是甚麼人），他老是對我說：「世界上我所要的任何東西，我都能用我的錢買得到。」

不久，他和我及另外兩個軍官，被派到正被圍攻的法國阿拉斯去。城中的居民都已撤退，我們到達時，以為城中應該空無一人。我們找到大教堂，便走進去，那兒居然有一個瘦小的婦人，跪在壇前。我們止步，尊重她的虔信。一會兒，她也站起來，把條小披巾圍上她那瘦削的肩膀，然後蹣跚地朝外走。我們之中那個能說較好法語的問：「妳有甚麼煩惱嗎？」她挺直肩膀，昂起頭，回答說：「沒有，我沒有甚麼煩惱。我來的時候是有煩惱的，但是我已經把它留在壇上了。」

「妳的煩惱是甚麼？」

她答：「今天早上我收到信，我的第五個兒子為法國獻出了他的生命。首先是他們的父親，然後一個接着一個的，都去了。但是，」又挺直身體說，「我沒有苦惱，我已把它留在壇前，因為我相信生命不朽，我相信人死後將再活着。我知道我將再會見我親愛的家人。」

當這位瘦小婦人走出去時，我們的眼中充滿淚水。那個曾經對我說以金錢可以買到萬物的人，轉過身來朝我說，「你與我曾經看到戰場上許多人表現出的剛強與勇氣，令人羨慕尊敬；但是我這一生中，從未看到任何事物，能夠媲美這位小婦人的信心、剛毅和勇氣。」

然後他說，「我願用我所有的金錢，來換取我所沒有而她却擁有的東西。」宗教信仰能予人以信心，世間悲劇並非毫無意義的一回事。生命非如浮德（一六九四至一七七八年，法國作家及哲學家）所說的「開場玩笑」，却真正是自制自律的訓練所，其設計者和教師乃上帝。

目 錄

封面內頁	靈感的訊息
先知之音	利用教會的各項節目
特 稿	再訪嘉德蘭
	古代登陸美洲者
	末世聖徒對腓尼基人再感興趣
兒童故事	指頭玩偶
	尼布的記號
青 年 欄	總主教團與青年論教會怎樣幫助他們面對今日的困難
	「如果你真正愛我，你就會……」
主 日 學	災害的問題
婦 女 會	兒童會的兒童醫院朝向前跨一大步
教 外 新 聞	猶太人發現美洲大陸早在哥倫布之前的憑據
本 地 通 訊	傳教士唱詩班向教外人士獻唱
傳 道 部 之 頁	香港傳道部會長來書
封 底 內 頁	台灣及香港傳道部所屬分會地址
封 底	忍耐……為快樂的日子

封面說明

大部份美國人，都不知道俄亥俄州風景如畫的嘉德蘭；可是，對於末世聖徒們，嘉德蘭是他們歷史上的一道大紀路碑。在一八三一至一八三七年的約莫六年中，斯密約瑟以該處為復興教會總部，現在聖約和教義中的三十五次啓示，也都是在該處賜予。其中一項啓示中，聖徒們蒙指示為主建造一座聖殿。（教約95:8, 11—17）

經過三年的努力，聖殿於一八三六年三月二十七日落成奉獻。那一日，聚集的人們見到天使，與他們一同和聲高唱；無數聖徒蒙恩充滿靈性，有些能作預言，有些能說方言，有些看到異象。大約一星期之後，復活的耶穌基督親臨聖殿，指示先知及考得里奧利佛。然後又來了三位舊約聖經中的先知，即摩西、以利亞和以利亞士，予他們指示。無疑的，「主的殿」當時是聖徒們的集合所，用來崇拜、接受指示及信徒們彼此之間歡聚暢談。

本期封面圖示，乃楊百翰大學電影組一位導演莊笙道格拉斯所製。有關資料，請閱內文「再訪嘉德蘭」。

聖徒之聲

第13卷第3期

1971年3月

Voice of the Saints

Volume 13, Number 3
Published March, 1971

發行者：赫 迪

發行所：耶穌基督末

世聖徒教會

香港傳道部

香港九龍九龍塘

歌和老街二號

電話：K361261

承印者：聯盛印刷公司

香港船街一號

電話：H721259

訂閱費 ▷

港澳地區全年港幣六元
東南亞地區全年美金一元
海外地區全年美金三元
台灣地區全年新台幣四十元
台灣地區付款辦法：

當地郵局劃撥 16096 號

陳勇助代收

利用 教會的 各項節目

斯密斐亭約瑟會長



主 已給我們一個最完美的教會組織。我們有

我們所需的一切，以引導我們走在真理和正義的道路上。如果我們好好的走在規劃給我們的這條路上，我們將生活愉快，在世有向上的生活，並且將成為末世的繼承者，盡享那日榮國度才有的丰美酬賞。

保羅說及教會的組織，「……神在教會所設立的，第一是使徒，第二是先知，第三是教師，其次是行異能的，再次是得恩賜醫病的、幫助人的、治理事的、說方言的。」（哥林多前書12：28）

換句話說，主在祂的教會中，設立了一項聖職組織，以使徒和先知為首。祂也賜下其他的組織，稱為「幫助人的」和「治理事的」，以協導和幫助聖職。

每一個福音時期，都有特別的需求須適應，或有不同的困難須解決，因此必須給予協助，以幫助教友們努力他們的救恩，在主的面前「恐懼戰兢」。（腓立比書2：12）因此，我們有各種輔導

組織，以輔助和協助聖職。它們的組織法，是適應人們在各個不同社會情形中的需求。它們是神的管理機構的一部份。它們之所設立，是為幫助教友們改善他們的生活，並且幫助他們做到某些事情，以使他們確實可得到今生及來世的快樂與幸福。

例如，楊百翰會長在上天的感應下，建立現在協進會的基礎。他呼籲教會的青年們要儉約，要轉向基本的原則，要克服世俗，要遵守神的誠命。對那些蒙召為青年人工作的領袖們，他說，「讓你們工作的主旨，是為在青年人中，建立對真理及偉大神聖末世事工的個人見證，並且發展他們內在的恩賜。」

福音的最大靈性祝福，都是經由聖職組織而執行的。生命的最高祝福，就是在主的殿中接受完全的聖職。

但是沿途還需要許多幫助和鼓勵，有些是磨鍊的影響，有許多是增加信心和堅強見證，還有一些是堅強我們心中對正義的願望——這一切都是協助發展神予我們的才能。

做到導至救恩的事情的這些主要責任，在於每一個人身上。我們人在世界上，都要經歷人世間的一場考驗，看看我們是否能遵守誠命和克服世俗，做那些必須為我們自己做的事。

我們救恩的次要責任，是落在家人身上。父母之為父母，就是要成為兒女的光和引導，並且要在光明和真理中撫養兒女，教導他們福音，為他們樹立榜樣。兒女也應服從他們的父母，尊敬他們，孝敬他們。

教會實際上已設立一項組織，幫助家庭和個

人。家庭訪問教師、聖職領袖和主教等，都是蒙指派以領導他們所要協助的人，在神的國度中得享永生。還有各輔導組織，也是蒙指派協助這項偉大的救恩工作。

我們不能太強調其需要，或吹噓所有這些計劃對天父的所有子女的好處和祝福。

我呼籲年輕和正在成長的一代，接受他們的領袖們的忠告和指示，並且全心尋求正義。

如果我們大家都做我們所應該做的事，以展開教會的各項計劃時，主必將祝福我們，使我們的努力將得成功，並且使我們今生及來世都安享和平與快樂。

我願對各地的錫安青年，對全世界的人，為這真理及偉大末世事工的神聖性作見證。

願所有的人都確實地知道，我們已有真理，是主在此末世啓示我們的——經由先知斯密約瑟這工具——完整的永恒福音。

這見證來自聖靈的促動，及我們內心那微細之聲的低語。

我藉着聖靈的力量而知道，耶穌基督是神之子，是世界的救主；我知道斯密約瑟是神的先知，他蒙全能者的召喚，在此末日在地上復興祂的福音的救贖真理。我知道，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真正是神在地上的國度，是唯一找到救恩真理之處；也是唯一的地方，世人可以來到主神聖職之前，為永生而聖合。

我祈求見證之靈，常駐末世聖徒們的心中，以使我們大家勇於作見證，並且能同坐於我們父的國度中。

再訪嘉德蘭

威特岱爾博士及
莫挺遜安博士

俄亥俄州北部的許多居民，都會駕車經過美麗的渣克寧河谷，沿曲折蜿蜒的河岸而至嘉德蘭。當遊客們接近谷底最後一座山時，便可看到一座雄偉的建築，就是那一帶熟知的「古老摩門聖殿」，它是一八三〇年代定居附近的約四千名聖徒的紀念物。現在，經過一百三十五年之後，這一帶的原來面目完全改觀。土地已被克利夫蘭郊外的居民迅速購取，城中的商業早已不存在。下列各幅照片，顯示該紀念性地區的今日面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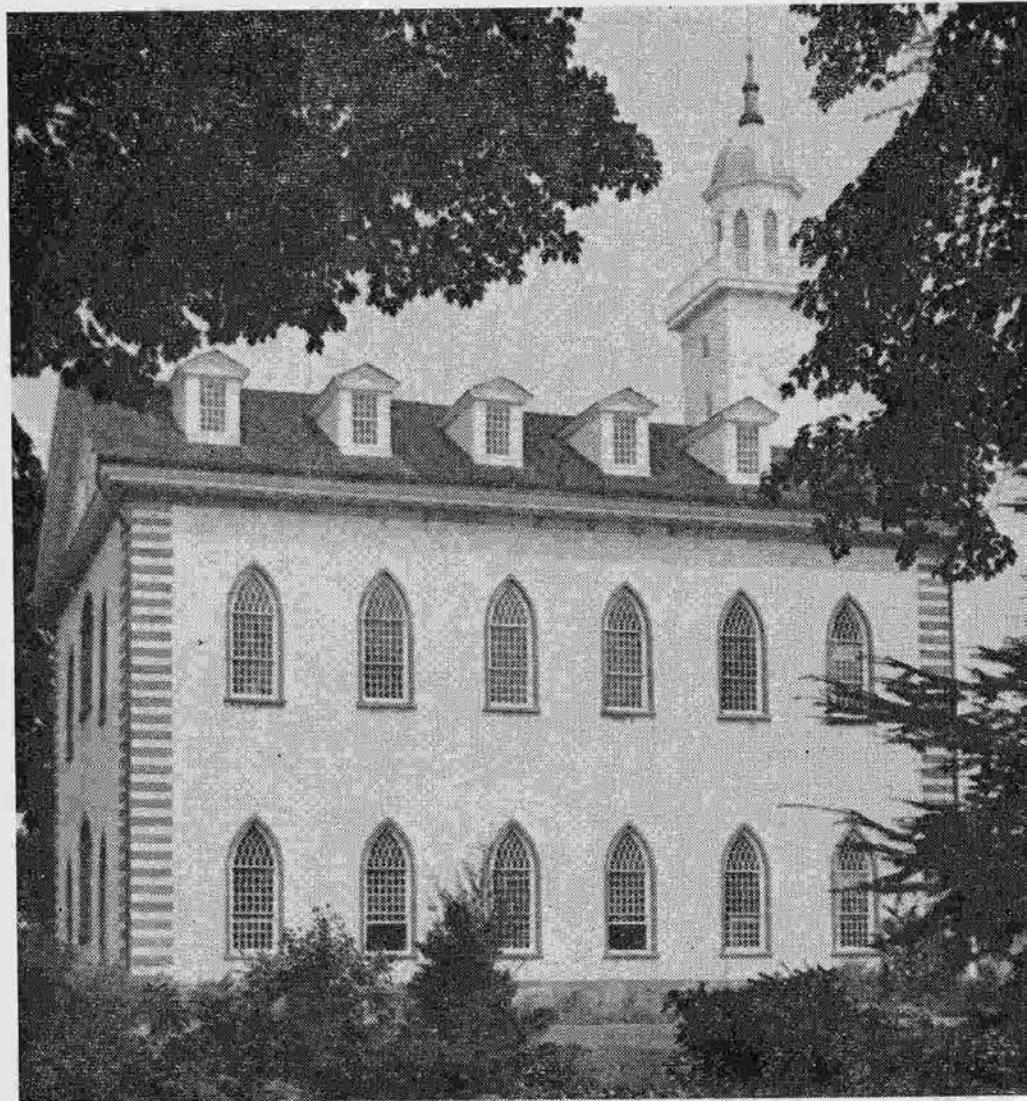
註：威特岱爾博士，賓夕法尼亞州匹茲堡第二支會的主日學教師，也是克利夫蘭聯邦儲備銀行匹茲堡分行的副行長。莫挺遜安博士是俄亥俄州克利夫蘭支聯合男協進會監督，也是克利夫蘭大學化學系教授。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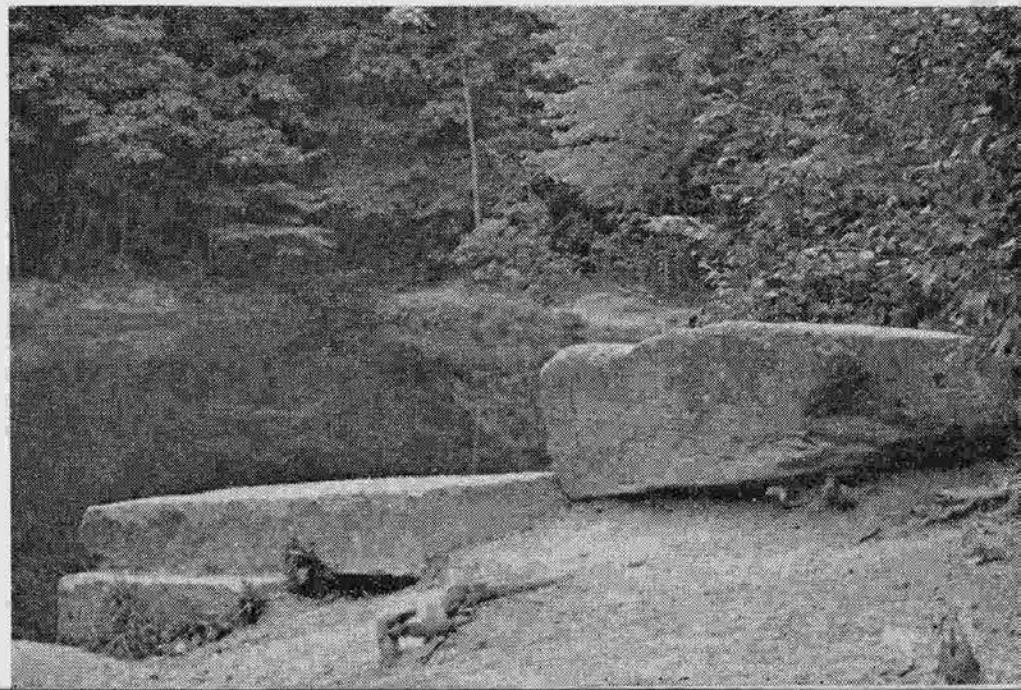
↑ 接近聖殿的約瑟街，即斯密約瑟於一八三三年計劃擴建嘉德蘭為「錫安城」之沉默證明。

↑ 屈尼紐韋及紀柏雪尼的雜貨店，是斯密約瑟夫人愛瑪於一八三一年二月剛抵達嘉德蘭時之暫時居停，他們曾在此建築物之樓上（現已部分修復）留住數星期。請參閱「教會歷史」第一卷 146 頁中，斯密約瑟抵達的有趣故事。



嘉德蘭聖殿是建造為崇拜之用，非如今日各近代聖殿一般，乃執行各項代替律例之處。嘉德蘭聖殿完全用石頭建造，外面敷一層細灰泥，其中含有極精細的瓷器和水晶玻璃碎屑，使整座建築物閃閃發光。一八三六年三月，聖殿落成奉獻之後，無數天上使者蒞臨，包括救主、摩西、以利亞和以利亞士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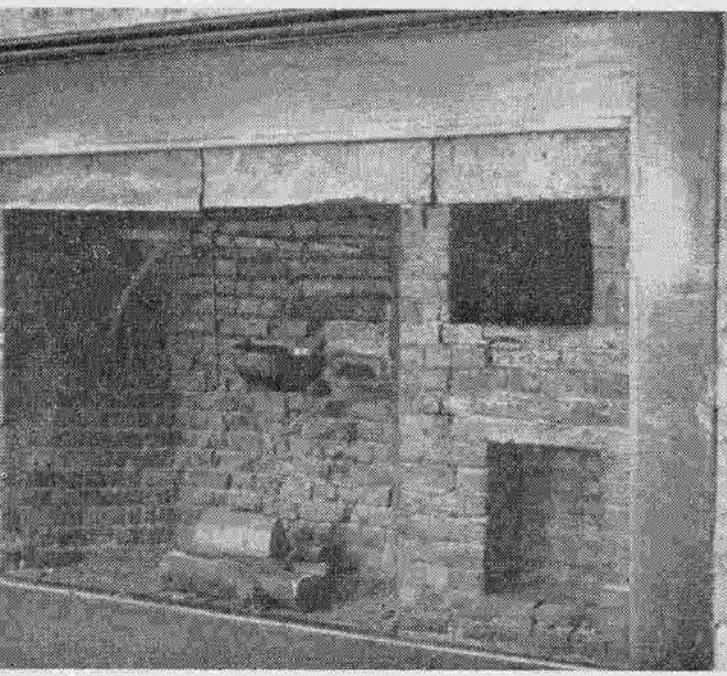
聖殿之南約三哩的花崗石礦，就是建造聖殿取石之處。昔日之礦地及石鑿痕跡，仍隱約可見。先知、總會長團各成員、大祭司們及許多長老，都曾在此石礦場協助工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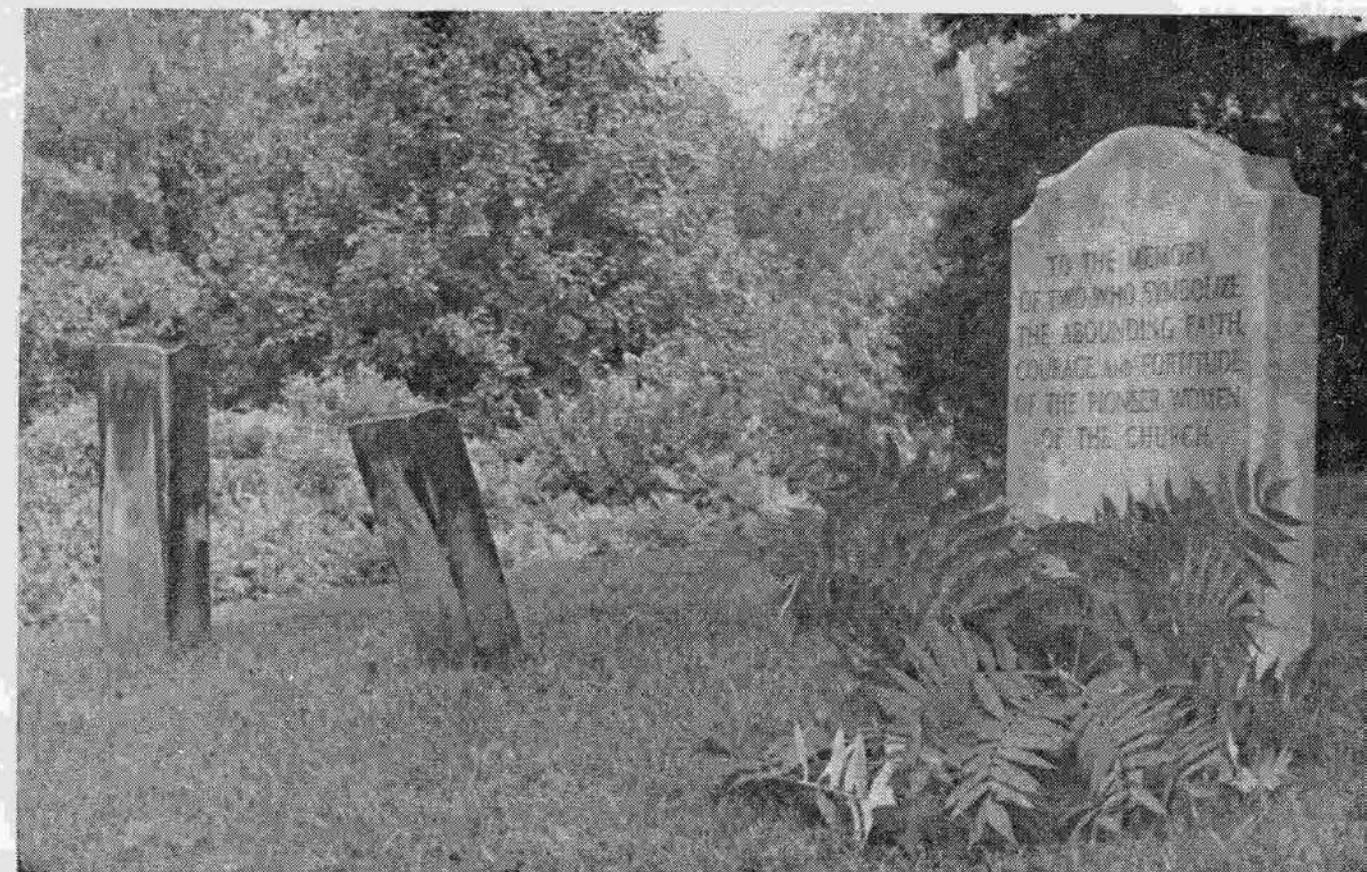


← 現在這一片安寧肅靜之處，離莊笙農場約百呎遠，先知斯密約瑟與烈頓雪尼，於一八三二年三月二十四日晚上，在此遭一羣暴徒擊打，他們身上所留之鞭痕，終生不退。

聖殿之北的一小墓園中，有斯瑟海倫之夫人斯密巴登約書亞及先知之祖母斯密瑪莉的墓碑。附近還葬有先知的一子一女雙胞胎，他們於一八三一年出世後三小時即夭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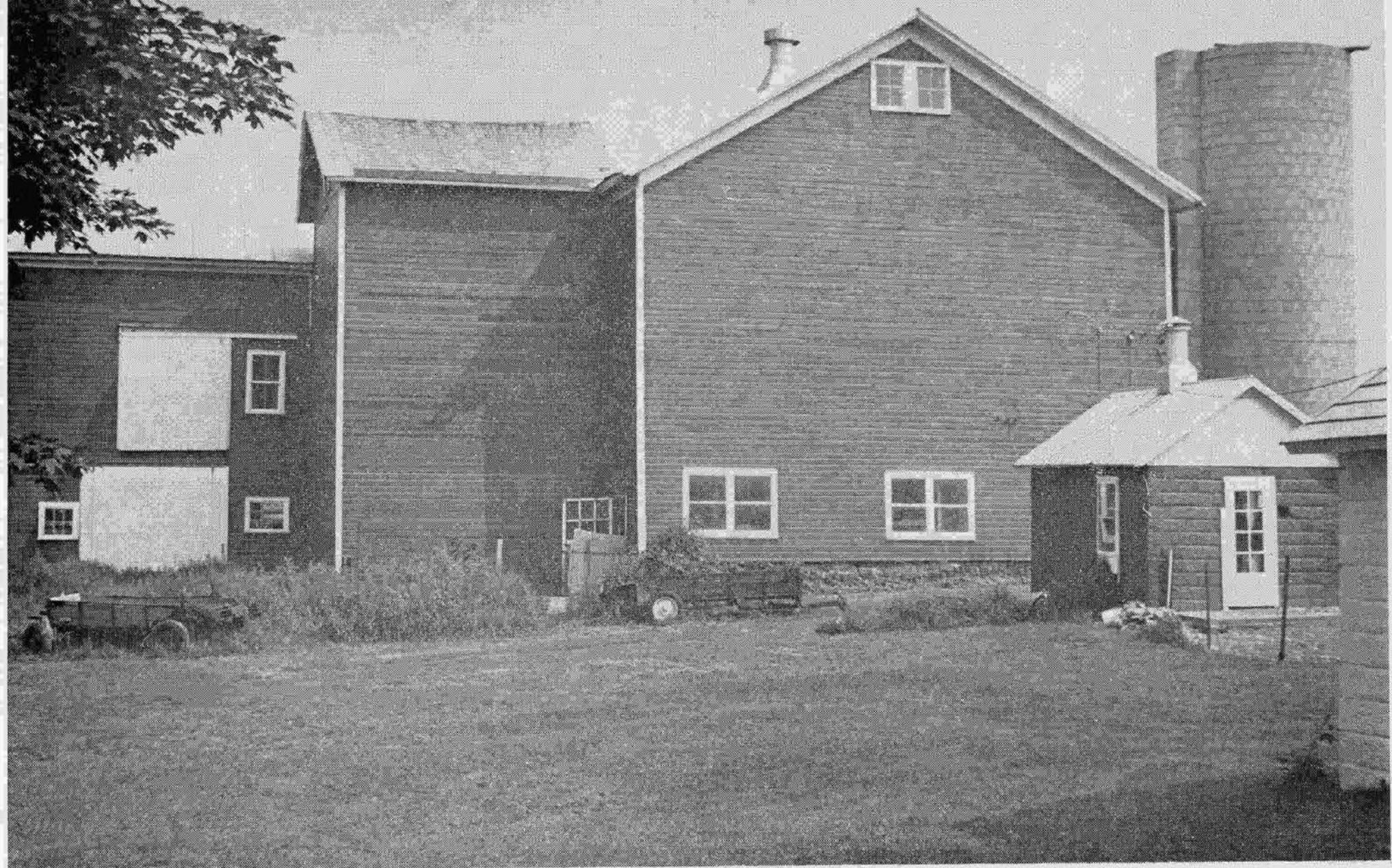


↑ 莊遜家的壁爐，曾為斯密一家用作烹食取暖之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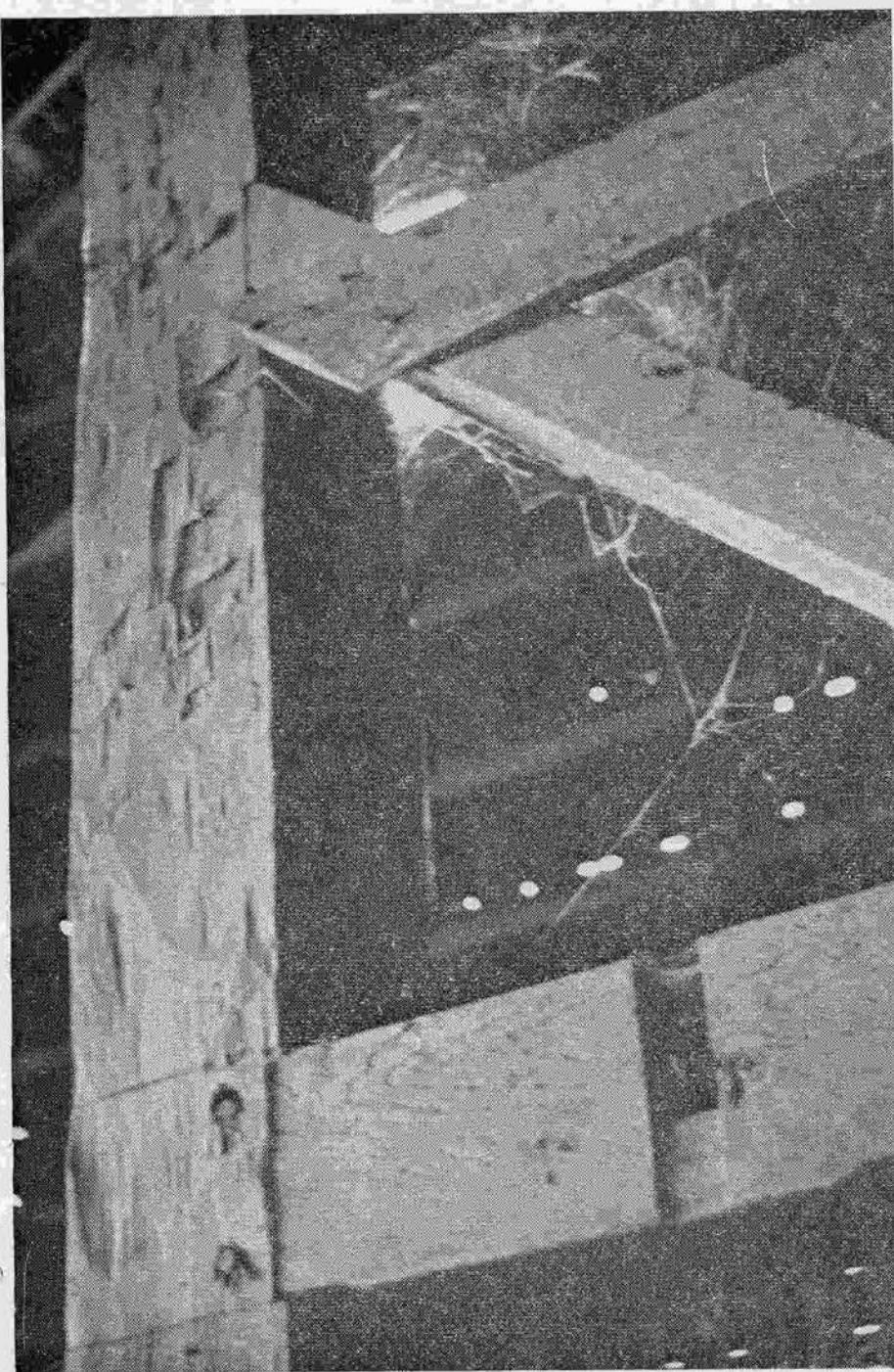


← 一八三一年九月，斯密約瑟一家人，迁至嘉德蘭東南三十哩海倫鎮的莊遜農場居住數月。無數次會議及大會都在此屋中舉行，聖約和教義中的十五項啓示也是在此獲得。這所房子現已部份修復。





↑ 莊遜麥倉，是先知斯密約瑟時代所建，現已修復的新屋頂及邊牆。



↑ 新近修復的這間房子，曾經是烈頓雪尼會長的居處。烈頓會長從前是該地之北五哩孟多鎮的一間教會的牧師，他曾帶領許多人加入本教會。

← 人力砍劈的硬木，以木釘拴繫在一起，顯示莊遜麥倉的木工手藝。

古代登陸美洲者

李爾約翰

約三千五百年前，美國
大印第安人一族之祖先，
從地中海來到西半球。

公元前五百三十一年，另一
班人從迦南地抵達現在的巴西海
岸。

幾年前，大家對這話都不會
認真；但現在，有證據證明確是
實在的。前年夏季在科學界更膾

注：本文原載1970年7月18日「週末
回顧」週刊上，得許可轉載。本
文乃一篇極饒趣味的非摩門所寫
的文章。

炙人口，甚至以木筏橫渡太平洋
的挪威英雄海達希，也兩次以紙
草編織的船航渡大西洋，想證明
幾千年前新舊大陸之間的交通是
可能的。

海達希於前年五月離開摩洛
哥薩非港時，還沒聽到古代航海
的事件。這項資料，是馬薩諸塞
州布蘭達大學地中海研究學系的
系主任戈登錫羅士教授，靜悄悄
的發表在學術性刊物上的。現在我
所報導的，就是根據他的該篇
寫作。

戈登教授在原稿會社出版的
原稿季刊上，發表了一些事件，
是發生在喬治亞州班寧堡美軍保
留地。那兒有一所古老的稱為木
下磨坊的廢墟，墟中有些平坦的
石塊，引起班寧堡一個平民雇員
麥考夫的注意。那是一九六六年
秋天，他奉命在該處築一座燒烤
坑。

麥考夫選用的許多石塊中，
其中一塊是帶棕黃色的沙石。當
他把它洗刷乾淨，預備用作燒烤
坑的內壁時，見到石上刻有一些
古老符號。他認為這些符號可能
很有意義，便將那塊石頭交給喬
治亞哥倫布工藝博物館。

該館的教育研究部主任馬韓
約瑟，是美州印第安考古學及人

種學專家，當時他正在研究印第
安猶迄族的文化。那塊石頭是交
到他手上。

猶迄族原本住在喬治亞州，
後來被逐離該地，於一八三六年
時定居奧克拉荷馬。馬韓發現他
們這一族及其言語，跟其他印第
安人都不同。他們說他們是從南
邊來到喬治亞西部的，他們也說
他們原本從東方來到美洲。南邊
可能是指墨西哥灣，它的東方就
是大西洋。

猶迄族的一種風俗，特別令
馬韓注意。就是他們在收穫季聖
月的第十五日，去他們的文化中
心地朝聖。那八天中，他們要住
在棚內，棚頂是露天的，只用樹
葉和枝條搭蓋。而且在這八日的
節期中，他們還要偶而圍着一堆
不斷燃着的熊熊之火繞行。有些
人在繞行時，還抬着長長的以
樹葉裝飾的枝條。慶典的某些時
刻，許多扛着枝條的人，還將它
們不停的抖動。

馬韓覺得猶迄族人的朝聖，
與希伯來人的住棚節十分相似。
他認為這不可能是意外的吻合。
聖經中利未記第二十三章，描述
從聖月第十五日開始，一連八日
的收穫慶祝。在這些日子中，人
們要住在露天的棚內，只用枝葉

或果實蔬菜遮蓋棚頂。利未記第二十三章第三十七節，提及類似猶迄族的火堆的火祭。

現代的猶太人在慶祝住棚節中，已畱去火這一部份。可是，其他一切細節，都一如猶迄族所奉行的，包括抖動枝葉和繞行的儀式。

……巴西石頭據謂來自西頓迦南人

麥考夫把班寧堡古老磨坊的石頭帶來給馬韓時，馬韓心中早已有這項資料。假如猶迄族與希伯來人確是源自一族時，那麼麥考夫石頭上的符號，可能就是這支稀奇的印第安人怎樣從地中海來到喬治亞的解答吧？

一九六八年春天，麥考夫對那塊石頭的投機性愈益強盛，令他不再沉默保有它，便把那些符號的描摩頁，寄給布蘭達大學的戈登教授。戈登將之來比較明諾安人的文字筆跡。明諾安人銅器時代——大約三千五百年前——的首都，是愛琴海中屬希臘的格里底島上的克諾所斯。

戈登研究這些符號筆跡後，認為它們與明諾安人的書寫極類似。他說：

「左下角的雙斧，自然是明

諾安文化的追憶。單一垂直線，就是愛琴文化中的數目一，小圓圈就是一百。第三行的車輪似的圓圈就是太陽的形像，我認為可能代表更大的數目，一千或一萬。在明諾安文化中，一個圓圈四條輪線就等於一千。在麥考夫石上，有七條輪線，如果不是一千，就可能是更大的數目如一萬……」

這些表示數目的符號，最後一行的雙斧，一個代表六十分之一的明諾安分數，及一個錠塊，令他覺得原文可能是一紙財產清單。他以為可能的譯文是：「一隻雙斧，重一明拉，用銅製造的。」可是，他說這不過是一項「暫定的假設。」

戈登開始研究猶迄族的主要語句，可是沒有找到跟他所知的任何其他語言有任何關係。結果，他串述麥考夫石沒有語言學證明，「只是與愛琴海文化的書寫字有關連而已。」

前年二月，戈登的報告在原稿季刊上發表之後，在某次偶然的機會中，他把麥考夫石的描摩頁，給捷克蒲銳哥大學閃語（希伯來語阿拉伯語等）學教授賽格爾梯看，後者證明它是公元前兩千代的作品。那時候，愛琴海

人正從字音系——以書寫文字代表言語音節的系統——轉變為應用字母。

賽格爾梯是一位國際間少有的語言學者，他對麥考夫石的鑒識，供給戈登所集合的資料以更進一步的實際上的新發現。較早時，諾庇亞在他所寫的一本書「探究白神」（1964年紐約蒲龍出版）中，已經指出明諾安書文和美洋書文的類似處。麥考夫石及荷諾的獨立個別觀察，是予法斯托斯（愛琴海格里底島的古希臘城）圓盤及阿茲退克司（墨西哥谷的原始居民，於一三二四年代建都於今墨西哥城之同一地點）象形字第三項連繫的類似處。後兩者是挪威的哥羅狄斯喚起戈登注意的。

古代愛琴海的書寫文，與墨西哥灣三地區者相接近，就「反映出銅器時代，公元前二千年的中葉，地中海與新大陸之間的橫渡大西洋的交通。」這是戈登在原稿季刊一文中所寫的，並且再加上：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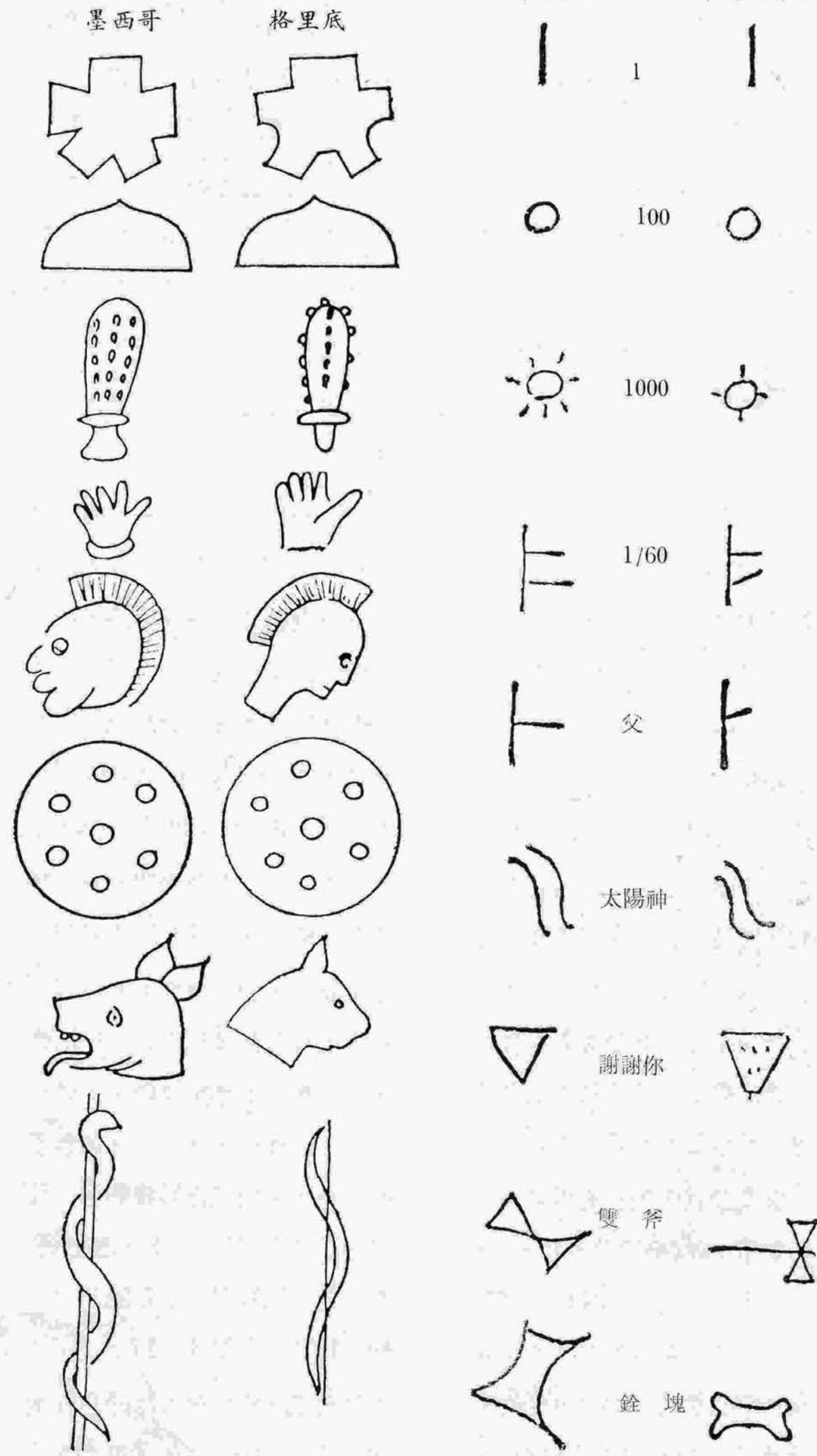
「讀者不應以為新舊大陸之間的連繫，僅限於上述日期。各方面的事實集合起來，使我們有一個大概的結論，就是古代美洲文化，曾受東西方橫渡海洋之接

觸的刺激，其中尤以地中海者更予以創造性。烏斯龍亞歷山大的發現，更可證明此點。他的發現就是在美索美洲（即從北美洲北部至中美洲之尼加拉瓜）找到的千千萬萬具公元三百年前的雕刻陶像中，沒有一具是描繪美洲印第安任何族人的……（那些陶像）只有遠東、非洲黑人和地中海各族——特別是閃族（包括猶太人阿刺伯人亞述人腓尼基人及西南亞洲的人民）」

在「對答」中，戈登曾討論一篇迦南原稿的副頁，那是某人於一八七二年寄給里約熱內盧（巴西舊都）歷史學院的。那人的信中說是他的奴僕於柏拉巴附近的棉田中找到一塊有雕刻文字的石頭。然而在巴西，有兩處地方都叫柏拉巴，一處是離里約熱內盧不遠，另一處是遠在北方即巴西東部向非洲突出之一角。由於地點含糊不明的關係，那塊石頭始終沒被發現，雖然現在正由里約的一位法學家維拉在柏拉巴南部地區尋找。

馬薩諸塞大學的畢哥司教授，於一九六八年發現一篇未經發表的巴西一八七四年原稿的謄本，便寄給戈登一張覆印頁，詢問他的意見。戈登發現那頁文

挪威人哥羅狄斯比較法斯托斯圓盤上的格里底象形文及墨西哥出現的阿茲退克司象形文。



美國印第安一族 可能與聖經中
希伯來人源出同流

麥考夫石頭 上的符號 明諾安人書寫
的類似符號

稿充滿資料，是一八七〇年代的學者們所不知道的，然而現在却漸露曙光。戈登認為這篇原稿是真實的，而且他證明上面的文字是一篇分成三部份的非殯葬性的紀念文：第一部份是作者的介紹，正文是敘述紀念的事項，最後是祈求神靈的恩典。他將之譜譯如下：

「我們是來自貿易王城的西頓（腓尼基之一部份）迦南人，我們突然出現在這遠處海岸，一片高山之地。我們在我們的全能王希蘭第十九年時，向至高之神及諸神獻祭了一名少年後，便從伊索幾柏（以東之古城）乘船航向紅海。一共有十艘船同行。在海上航行兩年，繞過非洲。然後由於巴力神（異教徒之神）之手，我們被分離，不再跟我們的同伴并航。於是，我們來到這裏，船上有十二個男人和三個女人，到達「新海岸」。我是海軍大將，難道逃走嗎？當然不是！求至高之神及諸神加恩於我們！」

戈登說其中提及的希蘭王並非希蘭第一世（公元前十世紀），乃希蘭第三世（公元前553—533年）。因為這些人是在他的王朝第十九年出發的，所以可能就是公元前五三四年。兩年餘之後，

船抵達巴西「新海岸」，那就是公元前五三一年。

戈登結論說，「根據這一項記載，我們知道在公元前六世紀時，有一艘船載着十五個人，從迦南出發橫渡大西洋。」

「由於巴力神之手」，意思就是由於該神的一項行動，同時戈登提示，橫渡海洋之舉並非意外如暴風雨等促成。許多事實可能決定當時是哪一艘船航行到美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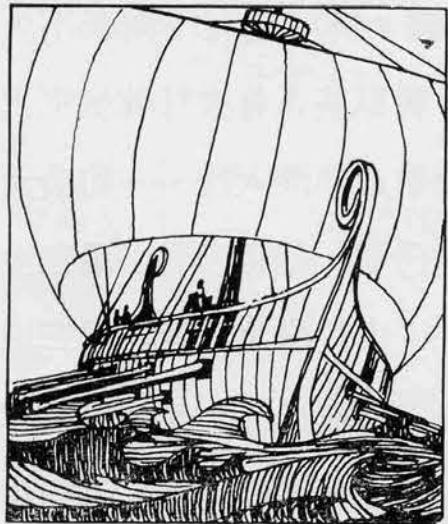
那些迦南人是誰？根據戈登解釋，這個名詞在希伯來聖經中有兩種意義：「作為普通名詞，意指商人；作為特別名詞，意指一羣在語言上接近敘利亞——巴勒斯坦居民的人，包括腓尼基人、希伯來人、以東人、毛比人及其他人。」戈登提醒注意一項普遍性的錯誤，就是以古老刻版法來斷定人們。雖然大家以為所有腓尼基人都是航海人，但事實上有許多是工藝家或農夫。希伯來人「常被以為一個不出熟練水手的民族，但聖經告訴我們……其中的三支派（但，亞設，西布倫）有出色的航海家。（參閱創世記49：13及士師記5：17）……」戈登寫道，希伯來人可能也在這次巴西探險中；但是從雕刻上「

還不能夠證明」。迦南人的語言包括遙維語及具爾語，原稿上只提及具爾，未提及遙維。

這些古代航海者利用一艘怎樣的船，從迦南航行到美洲，仍然是一個謎。聖經中許多章節，暗示黎巴嫩的西洋杉木，常由希伯來人運經長程去與人交易。海達希堅持的相信，橫渡大西洋之航程，是可以利用紙草做的船成功的——不論是意外或特意。

前年，海達希在埃及基撒金字塔後面，用紙草造一隻像天鵝般的籃形的船，約有五十呎長及十六呎闊，底厚四呎半。一九六九年五月，他駕駛這艘船，從非洲摩洛哥的大西洋海港薩非港出發，船員是來自各國的七個人。可惜由於設計的錯誤，這艘紙草船——以埃及太陽神之名而命名「雷」——於航行二千七百浬後，只得放棄，當時距離南美洲北岸外的巴巴突島不及一週的航程。

海達希仍然堅信他的理論是正確的，於去年又在莎菲的總督庭院內，再造一艘較短的紙草船，載着國際船員，掛着聯合國旗，於五月十七日啓程，預期夏末時到達于加丹（墨西哥之突出於墨西哥灣之半島）。



末世聖徒 對腓尼基人 再感興趣

克里斯汀生羅斯博士（註一）

（哥倫布之前橫渡大洋往古代新大陸之新證據）

會的教友們，毫無疑問的都注意到最近的嘗試，就是要證明哥倫布抵新大陸之前，新舊大陸間已有橫渡海洋之接觸。

最引起公眾注意的，就是挪威航海科學家海達希，利用紙草製造而命名為「雷」（一九六九）及「雷二號」（一九七〇）的船，從非洲摩洛哥的大西洋海岸，航往南美洲北岸外的巴巴突島的壯舉。大家必定仍記得，海達希曾於一九四七年時，駕駛「廣狄基」號，模仿古代那些西班牙船，橫渡太平洋而達南美洲西海岸，以證明這條航線是不是可行的。他在一九六九及一九七〇年所作的兩次實驗，已清楚表現出，古代地中海區的文明人，已

能利用像埃及古墓牆上所繪的那種船，航經大西洋抵達美洲。但是，其他探測以證明古人渡海的努力，也是值得注意的。美國考古學會，於一九六八年在墨西哥聖達菲市舉行的年會中，特別討論古代橫渡海洋的接觸。會上宣讀的二十篇文字，都直接與古代橫渡大西洋或太平洋以溝通新舊大陸之間的連繫有關。下列就是各篇文字所討論的題目：船和木筏；玉蜀黍、豆、瓜、椰子、甜薯、棉花和葫蘆瓜、鷄及陶器等橫渡大洋之行；葡萄園（譯註：北美一地區，近鱉魚角，為古挪威人於十世紀之墾殖地，相傳美洲之葡萄首先出現於此）；奎撒可托（譯注：阿茲退克司人的一個主要的神的名字）；廣擴學說

（文字學的一種理論，即謂相距甚遠的兩種文化若有類似處，就是歷史上有接觸的明證）和獨立發明學說的爭辯。

其中最有意義的一篇文章，是一位末世聖徒梭倫遜約翰博士所宣讀的。他列舉一百四十項特徵，將之歸納入二十一項。他的結論是：「……美索美歐的文化源於近東，已達至意義重大的程度。」

現在的證明，暗示哥倫布之前來往兩大半球之人可能是腓尼基人。因此，一些學者開始對腓尼基文化產生特別的興趣，及普遍的探究他們於古代橫渡大西洋的證明。

末世聖徒們，不論就聖經或摩門經的觀點來看，也應對這方面的發展感興趣。事實上，摩門經文中的繆萊克人，他們的種族來源，極可能大部份是腓尼基人。

究竟誰是腓尼基人？他們怎樣跟聖經中和摩門經中的人有關係？腓尼基文化是閃族語，他們的言語與古代希伯來人的相同，他們的故鄉是沿地中海東岸，從巴勒斯坦北部至塞浦路斯島對面的一角。實際上，他們就是住在所謂迦南地的人民，因此，在歷

史上某段時期，他們也就是迦南人。今日的黎巴嫩人，可能就是他們最純正的後裔；雖然他們現在說阿刺伯語，是因為公元七世紀時回教之征服，但他們自稱仍然知道他們真正是腓尼基人。

黎巴嫩人自稱 仍然知道他們真正是腓 尼基人

聖經中有無數關於腓尼基人的資料，最有用的章節是在列王紀、歷代志及以西結書中。你們可記得推羅王希蘭與以色列王大衛及所羅門的特別友誼。當時推羅是腓尼基的最大王朝，事實上推羅人及西頓人（以腓尼基另一大城西頓名之）就是腓尼基人的同義字。

最近，亞柏拉威廉博士已經顯示，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探險及殖民的大日子，開始於公元前九九〇年大衛王毀滅非利士帝國後不久。由於這項行動，不僅以色列人得自由，腓尼基人也是。無論如何，在此之後不久，就有清楚證據表明腓尼基人在地中海活動，甚至遠至西班牙。

後來，亞述王撒珥根第二，把以色列各支派帶到北方去為奴隸——約在公元前七二一年——

他也征服了腓尼基人，從此之後，腓尼基人再未能興起；但他們一直是自由人，直到公元前五七二年，巴比倫王尼布甲尼撒征服及毀滅耶路撒冷城之後，才淪為奴隸。

我這項大畧的聖經背景，考慮一下摩門經中的可能性。尼腓經文記錄有三股殖民從古代近東來美洲；耶銳特和他的弟兄；李海及家屬；繆萊克人是甚麼人？或者，如摩門提及這最後一股殖民的後裔時說是「柴雷罕拉人」（奧姆乃書 1：14）

文稿中對這問題沒有解答，只提到繆萊克本人，他是西底家王的幼子，逃出了巴比倫王的魔掌，顯然他是聖經作者所不知的。當然，他是屬於大衛家族的猶太人；但是他的一羣殖民中的其他人呢？

如果你是王室幼子監護人，以保護他的生命為你的責任，而你又知道王的其他兒子，都被帶到他們的父親眼前殺害，又剜出王的眼睛，使他最後見到的事情就是他的骨肉被殺時（列王紀下 25：7 及耶利米書 39：6—7），那時你也許就會採取非常的行動。

如果你要從海路離去，你會找甚麼人協助？那時代最好的航

海家是誰？腓尼基人！剛在不久之前，腓尼基人首次打破歷史記錄，繞航過非洲大陸——約公元前六六〇年，這是西底家還在生的時候，由於埃及法老尼哥二世之命令而完成的。之後的兩千年中，未再有如此的功蹟，直到葡萄牙船迦瑪號於一四九八年再作同樣的壯舉。

當然，這只是一項假設（註二），假設繆萊克藉着腓尼基航海的協助而逃亡。這個看法，當你考慮一下摩門經中的最大河流名為西頓時，不免有點實際之感。事實上，西頓河是記錄中唯一提及的一條河。為甚麼尼腓人把腓尼基人故鄉的主要都市——西頓——之名來稱呼他們的最大河流呢？解答可能是尼腓人並沒有這樣命名，而是繆萊克人。事實上，記錄上首次提到西頓河，是直到摩賽亞王帶領他的人民，離開他們的山中王國，到平地去而發現柴雷罕拉城之後。約在公元前二百年。

奧姆乃記載着（十七及十八節）為了要與新發現的繆萊克人通話，其中必須經過一段時期，直到他們學習到尼腓人的語文，才能彼此交談。由於四百年的隔離，這兩種源自希伯來的文字都

產生顯然的變化。可是，更接近的推測是，原來的繆萊克文，不是希伯來文，而是腓尼基文，一種極近似希伯來的文字，却在當時公元前六百年時，也能察覺其與希伯來文是不同的。四百年之後，這兩種言語也許各別的進化，遠到他們能夠互相理解的程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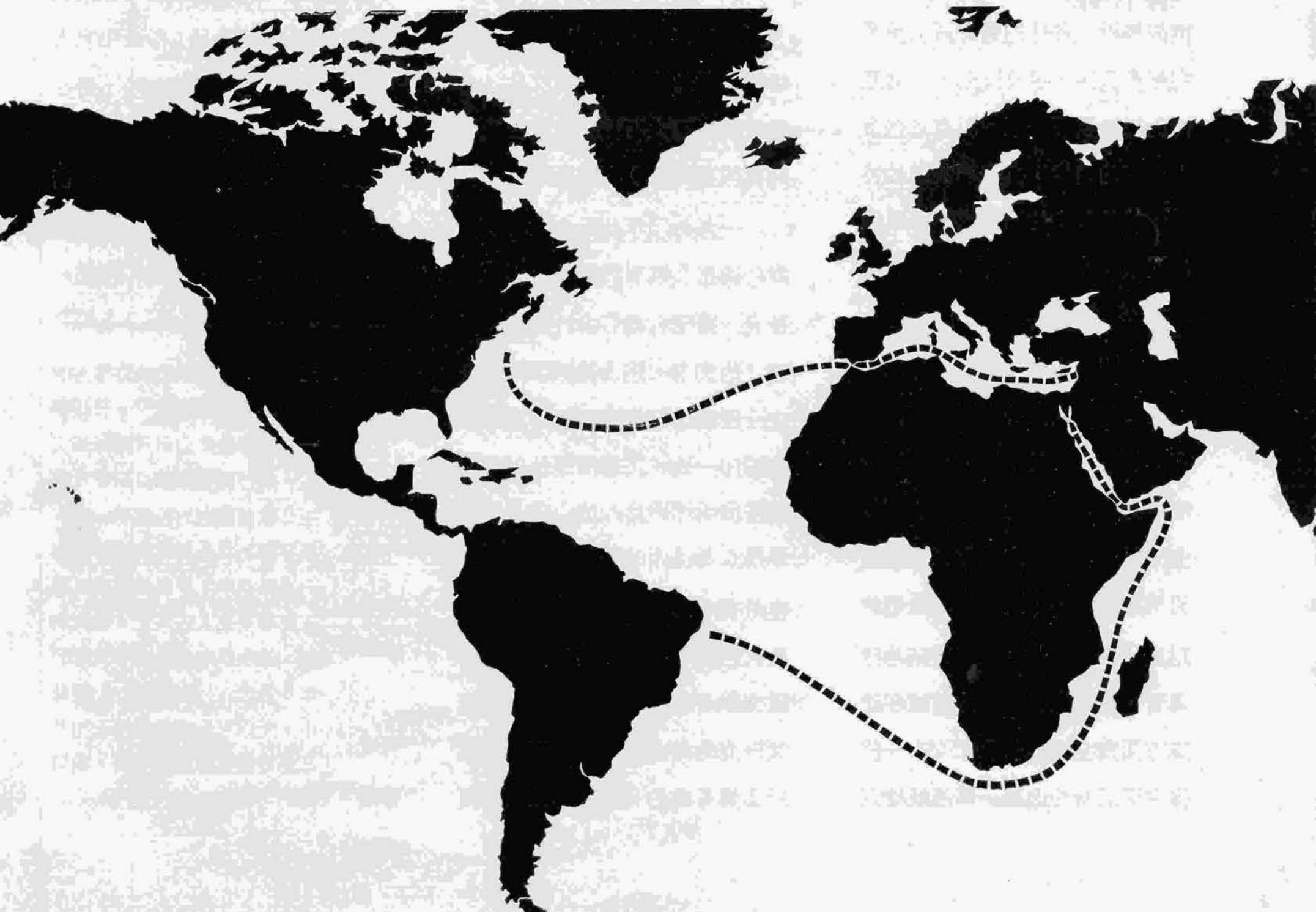
摩門經中海谷師的事蹟（阿爾瑪書63章），與歷史上的腓尼基人及他們在迦太基的後代，有如此的類似。海谷師往海上殖民的方法，不是古代以色列人的本

色，而是腓尼基人的典型。極可能腓尼基人的航海本領、造船法和對海洋的態度，在繆萊克人中持續數百年之久，至少直到海谷師時代，即公元前五十五年。

除開摩門經中有類似腓尼基人的特別記事外，現在的發展也愈益顯示腓尼基航海人可能在他們的文化極盛時代，到過新大陸的其他地方，是在大約公元前一千年至五百年時。實際上，我們可以按照地圖，從新英倫至巴西這一帶地方，發現一系列支持腓尼基人的刻石。但是，沿大西洋

海岸所發現的這一些文字刻石，可能與摩門經中人物無關。無疑的，它們表示其他的來訪者，與尼腓人經文記載毫無關連。

一八七二年在巴西發現的原稿文件，就是一個驚人例子。這篇紀念性的書寫，用腓尼基文字記錄一些航海人，從西頓航經紅海，沿時鐘方向繞過非洲，在南大西洋與其他九艘船失去聯絡，而假定登陸南美洲的東端靠近約比蘇亞城之處。感激布蘭達大學戈登教授於一九六八年開始的研究，這篇原稿文字現在已給予我



們一項清楚的記載，從近東往古代美洲的一次航程。我們可以實際指點出他們所航經的每一處地方，及啓程和抵岸日期。啓航：公元前五三四年，西頓；抵岸：公元前五三一年，巴西海岸。看起來似乎與摩門經沒有關連，但注意這次航行，是與李海及繆萊克的航行發生在同一世紀，而且，與埃及尼哥的也同期。

一項挑動興趣味的發現——大概與腓尼基人或摩門經中的記載沒有關係的——就是一處名為奇妙山的地點，位於新罕布什爾南部靠近北莎林的叢林區。另外在新英倫區，還發現七十多處類似的粗糙伐石建築。所有這些令人迷惑的廢墟，有一項共通的特色，就是凸出的圓頂或即蜂巢似的屋頂。

有些人說新英倫的那些廢墟，是印第安人建造的；可是，它們跟印第安人的文化毫不相符。也有人說是早期英國移民新英倫的農民建造的，雖然事實上，墾殖農民後來確會利用它們為馬廄和地窖，到處留下他們的用具，但顯然他們並非原來的建造者，因為這些奇異的廢墟在建築方面完全是非英國化。有一位作家深信奇妙山是一羣逃離維京

人（譯註：公元八至十一世紀，一部份斯干的那維亞人成為很活躍的貿易商，來往於俄國與西歐之間，有些變成海盜，並且一度佔領沿海許多區域及北歐和西歐的許多河谷。）的愛爾蘭修士所建造；但其他人却說那些修士不過是後來佔有該地盤者，他們並非最初的建築人。

所有這些解釋都不是令人滿意的解答。最近，幅射性碳的科學方法，找到一個較好的解答。似乎奇妙山在公元前一千年便有人跡，更且，證據顯示一股橫渡大西洋的殖民，他們與西歐銅器時代後期的「美迦里亞文化」（譯註：喜用大石塊在建築上或用為石碑墓碑者）有關係。

一九七〇年七月十八日，李爾約翰在「週末回顧」週刊上，發表一篇題名為「古代登陸美洲者」的文章，述及美洲印第安人之一支派，可能與聖經中希伯來人源出一族。文章還提及馬韓研究喬治亞州猶太人的心得；及戈登再查考巴西的腓尼基原稿；海達希成功的利用紙草編織的船橫渡大西洋；及無數其他例證等。該文作者說，若在幾年前，這類研究的肯定結論「是不會為人所認真考慮的……」但是前年夏

天，當海達希仍在海上時，李爾發表說在科學界已遍傳該類證據是真實的。他的文章中暗示，他與朝這方面研究的其他人，對目前的發展有深刻印象。

這一切對末世聖徒們有甚麼意義？目前出現的新證據，令他們很高興。因為一百多年來，他們已宣述這種事，但世人或學者並不以為真。現在，科學方面的證明，大概可供他們相信哥倫布之前已有古代東西方交通。雖然支持這見解的許多發現，與摩門經提及的人們無甚關連，但末世聖徒相信耶穎德人、李海和家人及繆萊克人之來到新大陸，現在初次與此二十世紀的學者們所接受的一種想法相吻合。先知斯密約瑟必定對新近的發現，及學者對該類事件的反應有極大興趣。

註一：克里斯汀博士，乃楊百翰大學考古學及人類學教授，於1968—1969年時致力研究腓尼基文化。他在奧倫第三十五支會教主日學中福音的教義這一班。

註二：多年前，我在與梭倫遜博士的一次談話中，獲得這項腓尼基人與繆萊克人的假定。據我所知，這項假定最先刊載於1957年6月份「進步時代」雜誌中。所以可能梭倫遜博士也是在楊百翰大學求學時期，獲自他的考古學教授傑克門。

指頭玩偶

曼娜美麗安撰

魏斯達桃樂賽

繪圖

着色，

剪下來，

摺合，

黏好，

想出一齣戲，

上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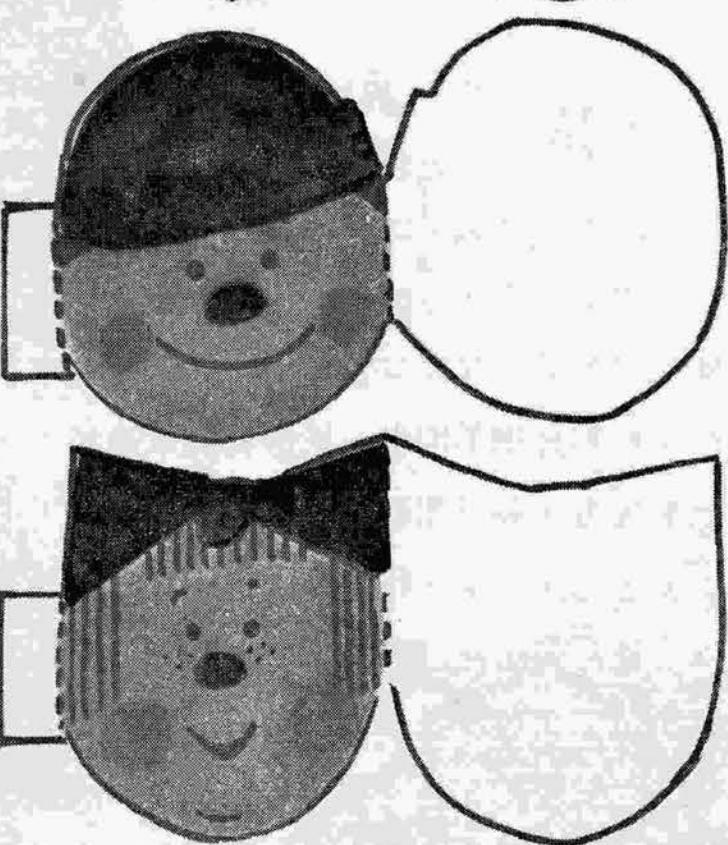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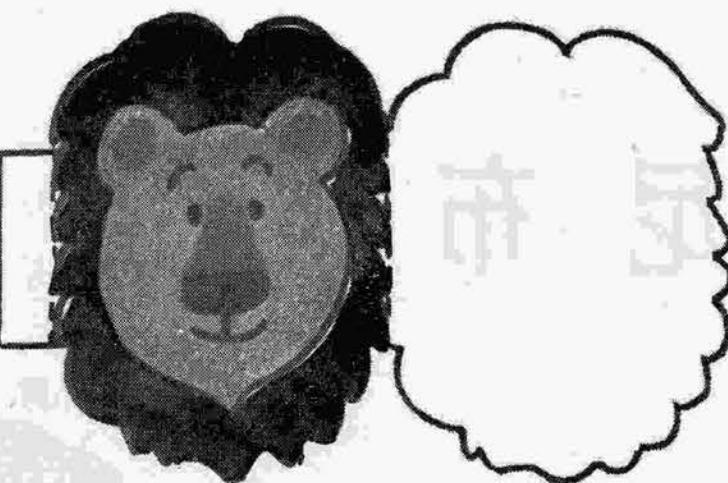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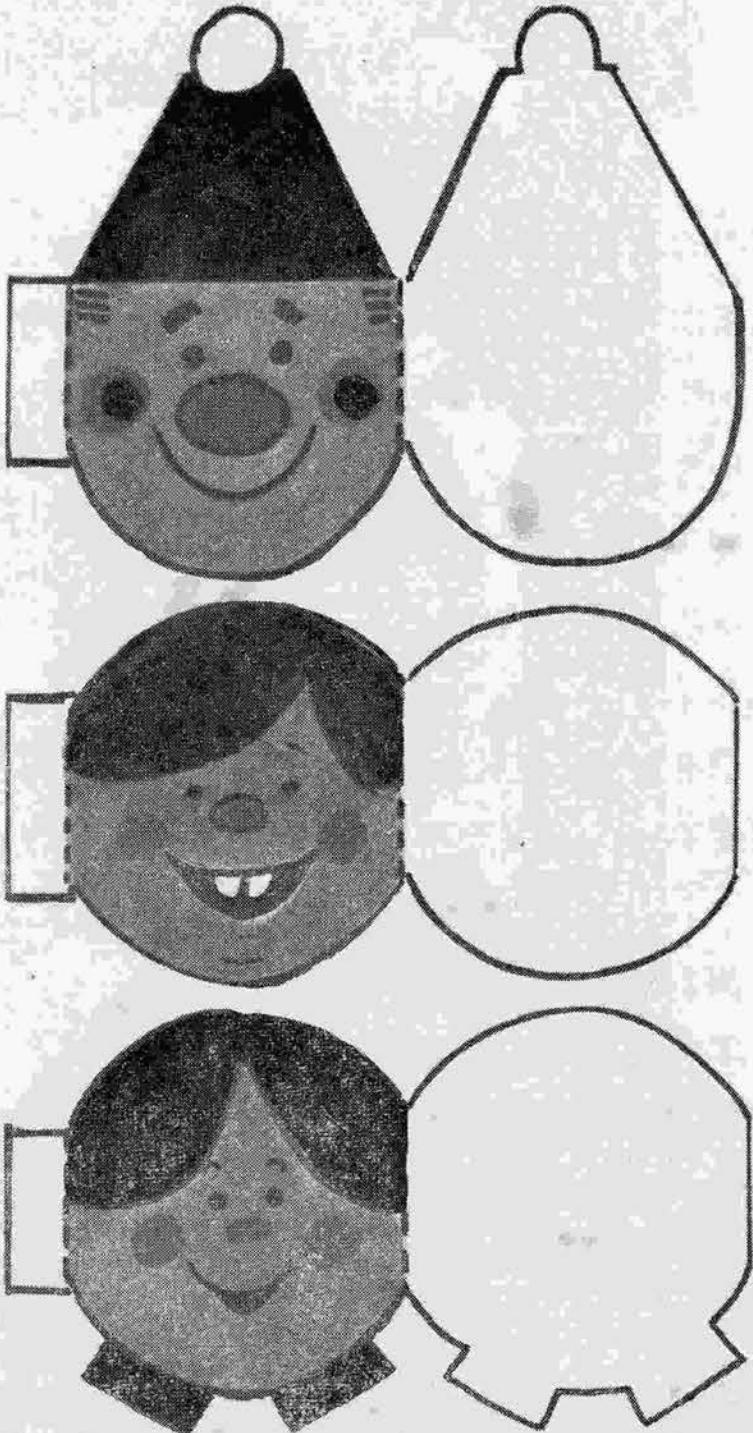
你自己的

玩偶戲。

自己試試看！

套上手指頭！

多有趣！



尼布的記號

杜斯羅撒玲

「孩子們，趕快！」老卡嚷着。「否則黏土一乾便變硬了。」老卡把大筐的濕黏土，倒在大糟裏，以便與草屑混和。

尼布，佐倫及路加斯，起勁的用腳大力踩踏，使草屑與黏土混和。當這混合物能夠黏牢在一塊兒時，他們再用手捏搓。然後打開木塊模子，把混合土放進去，製成泥磚塊。

尼布，佐倫，路加斯和老卡，都是替韓曼做工，他擁有那時巴勒斯坦的磚廠。尼布，佐倫，路加斯這三個孩子是學習製磚業的學徒。製磚是一件吃力且骯髒的工作。要趁黏土濕潤時，趕快混和，趕快製造。放進磚模之後，又再要小心地搬出來，放到陽光下面，排列成一行一行的晒乾。韓曼來到磚廠時，已有五行磚在陽光下晒了。他在排成行的磚之間走來走去。

韓曼忽然停步，指着幾塊邊沿已經開始碎裂的磚，吼嚷着：「甚麼建築家會買這樣的磚？如果你們不以你們的工作為榮，你們還未學完師，就已經是老人了！」

韓曼離去之後，佐倫悲哀的說：「韓曼對我們期望太高了。」

「韓曼是個很難討好的老闆，」路加斯同意的說，「我父母要我來跟他學師，學一項手藝；但是我只等學師期一滿，發誓永遠不再接觸磚塊。我將找一件比較輕鬆的工作。」

聰明的老卡告訴他們：「不論你選擇甚麼工作，如果你不盡力，永遠不會成功。韓曼是個努力的工人，他所求的是最好的工作。你們之中還沒有一個人獲得他的獎金。」

「我是在盡力做，」尼布說。

「為甚麼呢？」路加斯問，「只不過是多幾文錢而已。」

「別讓路加斯說服你，尼布，」老卡說，「雖然獎金不大，但是你學到了一門好手藝。努力吧！」

「吶！」路助斯取笑着。

「笨老頭子！」佐倫不屑的說。

尼布一聲不響，但是從此之後，他更加小心的製磚。他留心的不讓任何一塊磚有碎裂或不整齊的邊。同時，在每一塊磚的一角，他用指甲畫一個記號，像一顆有三片葉的紙草。

「為甚麼你在你的磚上做這記號？」路加斯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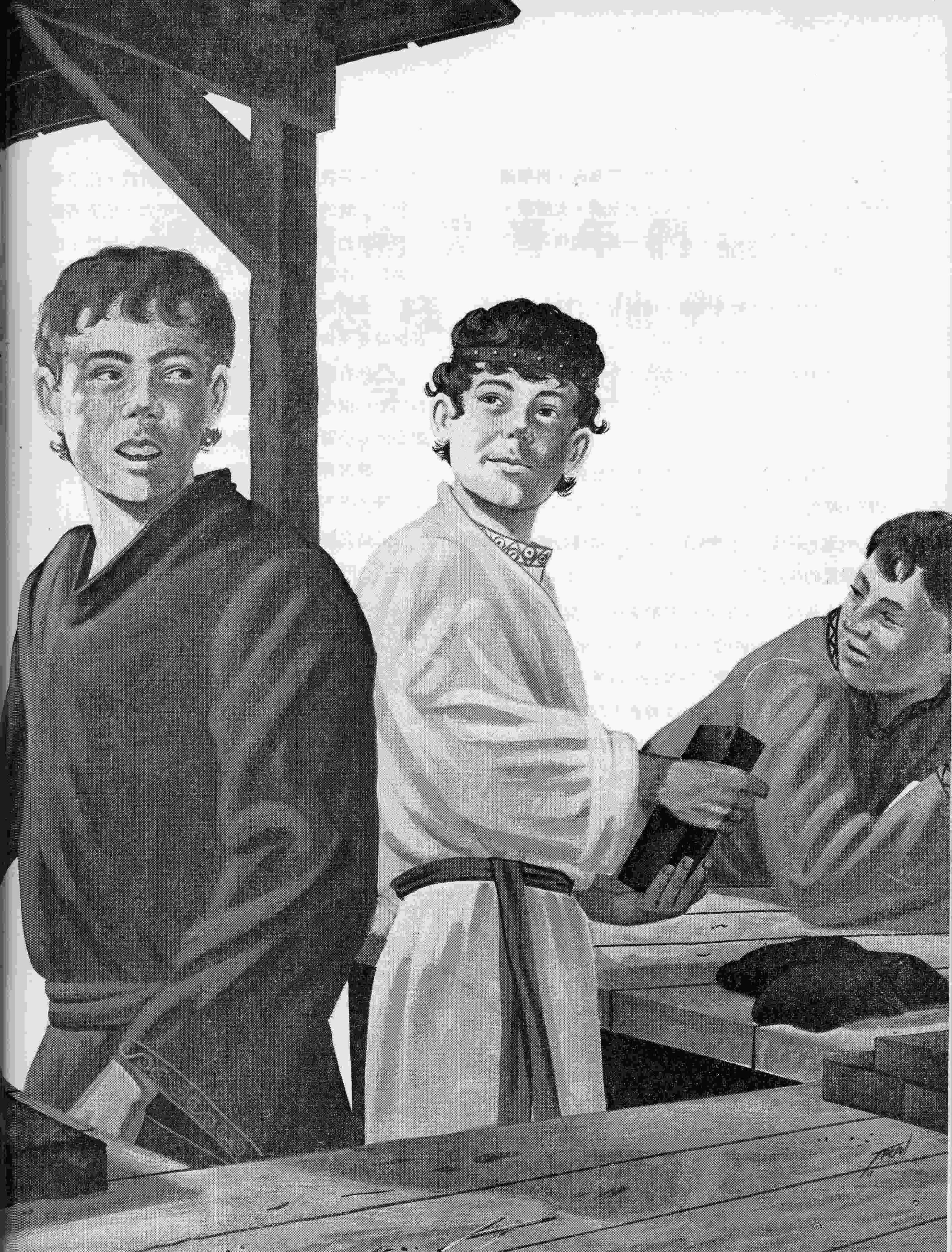
「我不會寫字，」尼布說，「所以我留一個小小的記號。也許有一天，當我走過一座美麗的建築物時，我會抬頭望，看見其中有我製的一塊磚，那時我不是很驕傲吧！」

「你現在說話，越來越像那個笨老頭子了，」路加斯說。

「哼！誰關心我們造出來的磚將來怎麼樣？」佐倫問。

「你做這些記號在磚上，將來會有麻煩的！」路加斯警告尼布。

尼布只笑笑，他驕傲於自己製造的磚。他有個夢想，但是如果讓路加斯和佐倫知道了，只會嘲笑



他。尼布却認為自己若在製磚學徒期滿後，再學建築業，那將是多麼好。他就會造大水溝，大聖殿，和堅固耐久的房屋。甚至也許有一天，他建造自己設計的房子。

當尼布想得這麼遙遠時，他就會停下來，嘆一口氣，低頭摸平另一塊磚。這是永遠不會實現的！他只是個磚廠的卑微學徒，蹲在韓曼的大磚廠的一個角落製磚，幾乎就跟那些在陽光下曝曬的磚頭一般不起眼。

時間過去，尼布一天一天更精於製磚，但佐倫和路加斯的工作，只不過勉強合格而已。

一天，韓曼又走到磚廠中，似乎滿懷心事，有一極嚴重的難題在他腦子中。

「小傢伙，」韓曼說，「我的磚廠的出品中，是你們那一個在某些磚的一角做了個小小的記號？」

尼布的兩隻膝蓋禁不住發抖。韓曼認為這些記號有損於磚頭嗎？現在我一定會被大罵一頓了。他甚至會用皮鞭打落我的背脊上，因為我糟蹋了他的磚頭。

尼布還沒開口，佐倫就用手指着尼布說，「那些小記號是尼布搞的。」

路加斯用手遮住嘴，低聲的對尼布說，「我們早已告訴你，那些花樣會帶給你麻煩的！」

「是的，是我做的記號，」尼布盡力裝得很平靜的聲音說，「我希望我沒做錯事。」

「為什麼你要做那些記號？」韓曼好奇的問。

「我喜歡我的工作，我覺得很驕傲能夠製造磚頭，」尼布說。「我希望有一天，我能夠從一座高大建築的牆壁上，認出我所製造的一塊磚來。」

「你製的磚是認得出來的，」韓曼說。「建築

家西門，是我的一個大顧客。他告訴我，他注意到那些有記號的磚，比其他的磚更堅固。他更喜歡那整齊平滑的磚面，和成直角形的四邊。他說，每一塊磚是一件藝術品。」

「我很高興西門喜歡它。」尼布說。可是，為什麼韓曼來告訴他呢？

「你有道理為你的工作而驕傲了，」韓曼說，「西門要你跟他學習建築這一行。他常常找有才幹肯虛心努力學習的小伙子做他的學徒。」

「我很喜歡學建築業。」尼布回答。他太高興了，幾乎答不出話來。

但是立即他又猶疑的問，「您肯讓我還沒滿期就去跟西門做學徒嗎？」

「當然肯！我永遠不會拒絕像西門這麼好的顧客。」韓曼初次露出了笑容。

一會兒，他又恢復了一貫的嚴肅表情，轉身對佐倫和路加斯說，「你們兩個當心，從此之後，你們要做出好一點的磚來。否則，我就要找出理由來，你們為什麼不能做出較好的磚。」

「我們會遵照您的吩咐的！」佐倫和路加斯驚惶的回答。他們現在知道，韓曼已經容忍他們很久了。

「喲，誰是個笨老頭子？」老卡嘲弄的說。「站在你們面前的，是個未來的建築大師。到那時候，全國各地都知道尼布的大名，因為他的工作出色，而且又忠心於工作。」

尼布朝老卡笑。他希望這個老頭子的話說得不錯。他的夢想開始有一點希望了。只要他努力，他的夢想一定可以實現的。尼布，建築大師！多麼好聽！

總主教團與青年們論 教會怎樣幫助他們 面對今日的困難

范登寶約翰主教

我們的領袖已告訴我們，
我這是蒙揀選的一代。伍惠福會長說：「從神創造的所有靈性兒女中，主已挑選了其中少數，他們將承繼這個世界；這一羣蒙挑選的靈，已保留在靈性世界中六千年久，在這末世才來到人間，生活在這豐盛時期，在地上組織神的國度，建立及維護它……」（「我們的系統」第四頁）

不難看出為甚麼主保留這些靈，直至這個時代才來到人間。目前的工作，需要勇往向前且忠誠的人，來展開神的國度，以便天國得建立。

從各方面看，完成此目的的環境，沒有比現在更壞的。社會

價值及道義標準被抹殺，政治領袖，教育家，甚至教會人物，都否定古代現代經文中所載的行為規範的重要性。他們把人類的有限理論力量，取代神的無限智慧，才有這麼短視的結論。物質文明進展得太快，變成太精通，使許多青年人失去神的正道。虛偽的學說興起，假裝來決定青年們藉以權衡他們道義和倫理的標準及價值。青年們時常被那些所謂的「活動人物」唆使，以為藉着無法紀、暴動、擾亂、無秩序或毀滅人們的自由等行動，可以解決社會或政治的困難。

這種勢力是否認人的神性根源，及人來到世間的目的，和死後再生之可能性。

人們說這是一個按鈕時代，只要按鈕，立即就有。上一代的容忍心，要努力才得到快樂等，已被毫不費力的藉賴化學藥物治療法取代。世界各地數以千萬計的人，正在合法或非法的買賣各種藥丸，有提神的、促進活力的、安神的、安眠的，甚至還有可以使一個人透視自己而看到他的靈，或者接觸到他所想要接觸的靈的力量等。

今日，由於有各式各樣的資料，及施於正式教育方面的壓力，青年人在很早時期，便已參與宗教、社會和政治的活動。除非他們能從教會中，找到一個方式，把他們的力量和精力，從事解決他們日常生活和所居社會中

的困難上，否則，他們勢必往教會之外，尋求可貢獻之道。他們應該盡早的在生命中，有這樣的機會，在教會中感到滿意的靈性基礎上，經驗各種活動。他們應該早就藉着聖職和各輔導組織的活動，經驗到由於個人努力，及為別人犧牲，才有的真正屬靈的永恆快樂。唯有這樣，他們才夠堅強，抗拒圍繞他們的欲摧毀他們身心的惡勢力。

麥基奧大衛會長肯定的相信這種訓練的必要。他說：「一個支會的靈性將與該支會的青年的活動相稱。由於按立，祭司定額組的會長就是主教。他的責任就是對該類年齡的男女有信心，因為他們就是將構成他的支會的道義氣氛的份子。」

我們的教會已準備好擔當起這項挑戰。現在的父母們，藉着家人家庭晚會及家庭訪問教導等項目，能獲得協助和指導，提供家庭中個人與個人之間的關係，培養他們兒女的忠誠、信服及意志的必需環境，以抗拒充斥社會中過份渲染的肉慾主義頹墮道德

及靈性頽墮的惡勢力。

亞倫聖職的個人成就計劃，及女性的類似計劃，給予青年們有樹立他們個人自己的目標的經驗。他們由於這種負起個人責任的練習，能培養出性格的力量，及與父母和教會領袖作更好的溝通。

教會中指派主管主教團為童軍委員會，將能使童軍們進入更有效的輔導關係，成為亞倫聖職的活動項目，而在聖職和童軍兩種機構中加強成人的領導。

教會的神學班及神學院，每日在世界各地予約十四萬名青年人以宗教性指導。這些學生由於這項日常的接觸、學習和應用經文的教訓，能夠使他們重振他們的决心，抗拒針對他們的各種誘惑。

教會提供青年們參與及培養領袖才幹的最有效的工具，就是主教的青年委員會。它的主要作用，是促進亞倫聖職輔導項目的效率性，建議使用當地的各項目的方式和方法，而給青年人以最大的機會。藉着主教的青年委員

會，青年們，即教會的未來領袖們的精力，能夠被尋向建立他們的信心和見證。

主教的青年委員會適當使用時的效率性的例子，可以從最近在鹽湖城地區舉行的「好心的撒瑪利亞人」計劃的成功而表現。在這地區的教會青年們，奉命籌募基金，協助另一間教會建立一間聚會所。參與這項行動的代表們，表示他們很高興，也很感激有這個機會，證明他們是可以信賴能提供好意見並付諸實行的。他們份外努力工作。當工作完成時，他們驚奇的發現，在他們一同工作的人員中，及與他們所協助的那些人之中，已經產生了友愛與了解。

青年人關心同胞們的需要，誠懇的想幫助他們。他們是理想家和善於表現者。於是，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就提供這樣的機會，使他們能學習服務，及在聖職和輔導組織工作範圍內作適當的犧牲。當他們是為神和為人服務時，他們就有一具堅盾，抵擋撒但的狡計。

如果你真正愛我，你就會……

親愛的傑姆：

昨晚，你那麼熱烈的渴望的請求我，要「我證明對你的愛。」你說得非常娓娓動聽，又因為我常常願意取悅你，肯做你要我做的事，所以我是很費力的拒絕你。

今天，我從我恐慌的心底，衷心感激，我沒有讓你說服我。如果我昨天同意你的堅持，我現在就會輕視我自己，恨你，責備你。

我整晚等於是沒有睡，只是在不斷的想。我想到了那個多麼光耀美麗的字眼——貞潔。如果我順從了你，我相信我今天會受不了那種失望和自責。

整晚，一段段的經文出現在我腦海中，它們從來沒像如此般有意義！我首先想到的一段，就是天父說，「我，主，神，喜悅婦女的貞節。」（雅各書2：28）今天，我想及這節經文，深深感激它仍然適用於我！

半夜時，我起來打開摩門經，翻到我多少記得的那段經文，就是摩門正在寫給他兒子摩羅乃的那一段。當他說到尼腓兵士如何殘暴的對待拉曼少女們時，你可以感覺到他的悲憤與傷心。

他說，「……他們俘虜了許多拉曼人的女兒們，在奪去了她們比一切更可愛更寶貴的貞節和貞操……」（摩羅乃書9：9）摩門所說比一切更可愛更寶貴的，就是貞節和貞操這兩句話。今天，是

像火一般的字印烙在我腦海中。那就是你所要我獻出以證明我對你的愛的！

我在想，我是否能使你多少明白你所要求的是甚麼。你非常喜愛你那輛新買的跑車，對它感到驕傲。如果有人要你把你的新跑車送給她，以證明你喜歡她時，你會怎樣回答？你一定會以為她在開玩笑。

然而，當你發現她是十分認真時，會以為她必定是發瘋。雖然你仍然可以另外買架車，也許不費一年功夫就買得到。但是，如果我把我的貞節當禮物般送給你，我就會終生後悔。你也會因此失去你的貞操。

在箴言中，所羅門王說，「才德的婦人，誰能得着呢？她的價值遠勝過珍珠。她丈夫心裏倚靠她……」（參閱箴言31：10—11）如果事情發生與今天不同，我們遲早就會要結婚，那時候你覺得你可以信賴我嗎？你知道這個回答！

傑姆，我知道我會常常想念着你；但是現在，我覺得我無能信任你。昨晚，你幾乎爲了幾分鐘的興奮和你自己的愉快，毀壞我的貞節和自尊，奪去我將來的真正快樂的機會。你所說要我證明我對你的愛，只是侮辱心寒，反而證明了你並不愛我，你只愛你自己。

伊莉莎白



災 害 的 問 題

貝 銳 德 韋 廉

幾個月前，我坐在一個最要好的朋友床邊，他患癌症已臨於死亡邊緣。他因病受苦劇烈，我也為之心痛不已。稍後，他便逝世了。

當時，我想起薛梭約瑟醫生的一項經歷。他曾在一病床邊，眼看一幼小女嬰受病魔的痛苦，

那兩個父母幾乎為之精神失常。他說，「我向那兩個父母提議，我們一同祈禱，求上帝賜智慧給外科醫生，同時把他們的唯一孩子，交托上帝的手中作安排。因為從過去的經驗知道，上帝的安排才是慈愛的安排。」那母親忽然轉身向我，尖刻的說：「不許你在這兒向你的上帝祈禱。祂竟讓一個這樣小的孩子受苦，我待狗也不會這樣！」（「使生命值得活下去」第112頁）

每一日，都有父母收到美國國防部的信，開頭是這樣，「我們抱歉的通知你……」因為一個

兒子在戰場上被殺，一家人都陷於愁苦之中。許多自然的災禍橫掃大地。不久之前，一場地震摧殘掠奪無數的生命。最近，兩艘分載四十和六十人員的潛艇，沉沒地中海底。

世界上有許多痛苦和禍害，不免有人問：「上帝在那兒？祂容許戰爭發生，讓人生病躺在死亡之門邊。祂竟讓一間著名大學的一個學生，帶着幾枝來福鎗，藏身在一座高塔內，朝下面來往的學生亂射。有神嗎？如果有，祂關心人嗎？祂無力阻止這一切嗎？這種問題，許多人遲早都會自問。分別就在於解答上。我相信，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已有

註：貝銳德韋廉博士，乃教會所有神學院及宗教學院的行政管理人。他奉獻許多時間及他所受的法律訓練，以促進宗教教育。他曾寫過許多本書，發表過許多篇有關教會歷史及教義的文章。

了解答。

許多人都難於明瞭禍害的問題，就因為他們誤解神的本質及祂跟人的關係。他們使用一些名詞，表示祂是無所不能的，所以祂可以做任何事；說他是無所不曉的，所以祂知道一切事情；說祂是無所不在的，所以祂在每一處地方。這就是多年來基督徒用來描述神的名詞。但是，前羅勃會長，他是一位偉大的作家，在幾年前指明說，神不是那麼有力的，祂不可能在一剎眼間平地起高樓。或者，像傳教士所說，「祂不可能一下造出五十歲大的馬來。」神是按照法則行事的。一個人若自己不努力時，神無法使這個人變成偉大。祂沒有那樣的力量。那力量是在於個人自己。假如說，祂可以一下子把萬世的知識，都傾注於我們；那麼，學習就變成何等簡單。然而，也就變成多麼無用。神行事，是在法則和律法範圍之內。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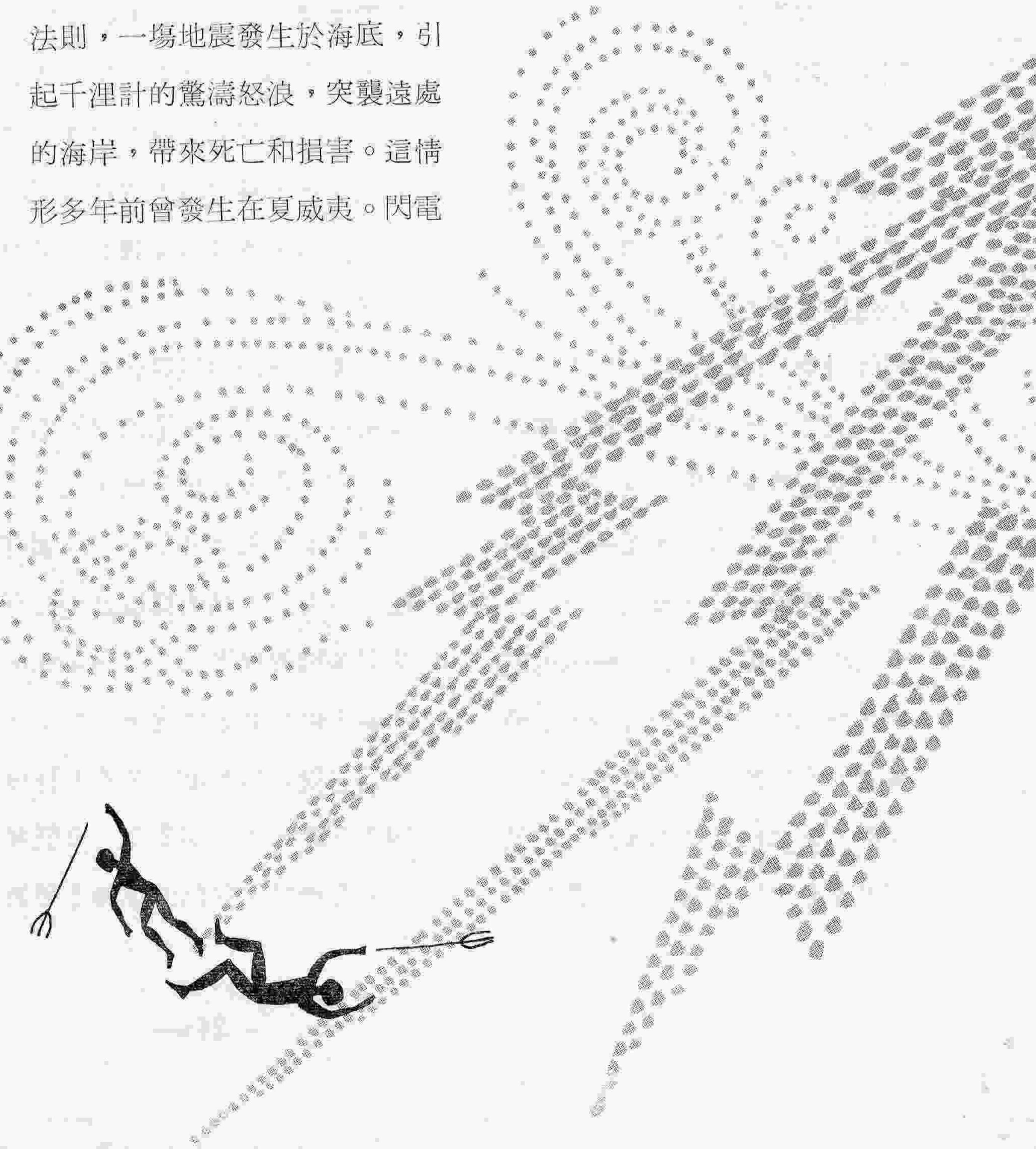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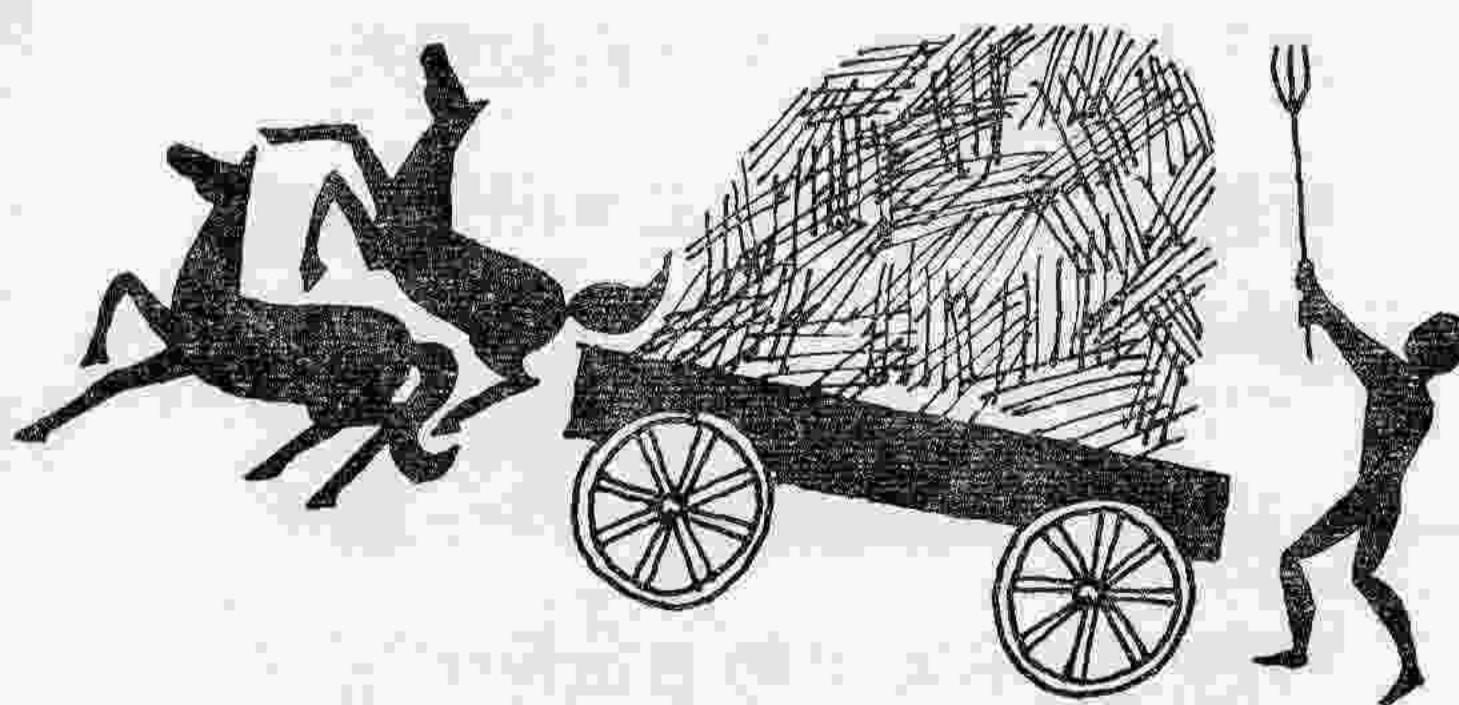
我們不會否認天父的進步，

我們也不會否認祂有力量把新的組織帶給世界或給銀河系。祂帶來新的國度，個人在其中可以達至不朽，兼有這些國度的一切光榮。當我們說祂是隨時都在時，我們知道我們的意思是指祂的精神，及祂的影响力是隨處都存在的，不是指祂個人。因為祂是個體，也受時間和空間的限制。當我們了解神，及祂執行的法則時，我們也就會明瞭，祂對禍害是沒有責任的。

世界上有兩種基本禍害，使人類受苦。一種是起自於人與自然法則的關係。由於自然現象的法則，一場地震發生於海底，引起千哩計的驚濤怒浪，突襲遠處的海岸，帶來死亡和損害。這情形多年前曾發生在夏威夷。閃電

有時也掠取田野中工作的人的性命。暴風雪也孤立人們於房屋或汽車中，如果他們沒有足夠的衣物禦寒，就會凍僵而死。疾病侵襲人體，留下痛苦或終生殘廢。

這些自然的現象就名之為禍害。然而我們從經歷自然法則事件中，學習到了重大的教訓。當棉花害蟲侵襲美國的棉田時，以為全國的棉花完全無望了。但是由於禍害，許多間大學和實驗室的人，積極尋找消滅害蟲的方法，結果，現在的棉花收成比以前更豐盛。突襲夏威夷海岸的浪潮，導致人們想出辦法，在襲浪





未來臨之前數小時就發出警告。最近一次的突襲，甚至一個人也沒有死亡。

沒有學習到的這些重大的教訓，就不會有進步。我認為從自然力量中學習到的經驗，若這人是被該種力量所殺害，這種經驗在今生中就沒有多大價值。但若今生是我們要過的唯一生活時，那就對禍害的問題沒有解答。

另外一種禍害，來自人類如何相處相待。狄佛（英國記者及小說家，一六六〇年至一七三一年）所寫的魯賓遜漂流記中，魯賓遜在那小孤島，不知懼怕為何物，直到他看見人的腳印，才恐慌了。今日的許多恐懼、痛苦和憂傷，都來自人性的殘酷。但是你想改造世界成為另一式樣嗎？

如果你有改造世界的力量，你將把它造成甚麼情形？你要造一個行星，人們居住其上，不受法則的管制嗎？記住，沒有法則的，是不可靠的。如果太陽今天升起，然後一個月或幾個月都忘了升起，世界會變成怎麼樣？如果二加二不永遠是四，那會是甚麼世界？

唯有守法的世界，才會有進步——在有法則律例的世界中，科學家可以預測日月蝕，或一枚火箭要走多久才到月球。人類有這一切進步，就因為這是一個有法則律例的世界。假如你是神，你要干預它嗎？你會制止風吹，因為它對某些人不方便嗎？你會制止下雨，因為你要去郊遊野餐嗎？有時候，我們真想神干預氣

候或我們週圍的自然力量，但若祂老是這麼干擾自然力量時，也許祂就會破壞了我們生存的真正目的。

神親自指示，祂若不按照律例法則行事，祂就不是神。摩門經中的先知教導對立的律法，（參閱尼腓二書2:11, 15）說你若沒有嘗試酸苦，就不知甘甜；你若沒有看到災禍，就不知激賞美好；你若沒有受過病痛折磨，就不知健康的快樂；你若不知死亡的痛苦，就不明白永生的喜樂。神以祂的良善和智慧，帶我們進入一個可以學習的世界。

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人，認為災禍是反映出神的旨意。甚至還有一些人，以為戰爭是出於神的意旨。沒有任何事比這更背離真理。諸天必悲泣人之自相殘殺。曾經在世為人的救主，已清楚教導這些事。

祂在麥與稗的比喻中，講葡萄園主的僕人怎樣去撒種。當麥

子生長時，野草和稗子也長出來，僕人對主人說，「你要我們去拔出來麼？」主人說，「不必，恐怕拔稗子，連麥子也拔出來。容這兩樣一齊長，等着收割。當收割的時候，我要對收割的人說，先將稗子拔出來，捆成捆，留着燒。唯有麥子要收在倉裏。」（馬太福音13：28—30）那在田野被閃電擊死的人，並非神要毀滅一個不義的人而使他觸電死。那個人被閃電擊中，並非神的旨意。神不是立刻打擊不義的人，而是讓正義的和邪惡的一齊活着。祂讓雨落在義人的頭上，也落在不義的頭上；因為等到收割時，必有公正的審判。

有一次，人們問耶穌，怎麼十八個人在西羅亞樓的牆下午餐時，樓塌下來，都一齊壓死了。實在，他們的問題是，「他們比城裏的其他人更有罪麼？」耶穌說，「我告訴你們，不是的。你們若不悔改，都要如此滅亡。」（路加福音13：5）另一次，他們又問，怎麼有些人在殿外聚集，羅馬兵士以為他們要謀反，便捉住他們，且殺死他們。耶穌說，「你們以為這些加利利人比衆加利利人更有罪，所以受這害麼？我告訴你們，不是的……」

（參閱路加福音13：2—3）

第二次世界大戰時，有些在錫安的人，應允我們上戰場去的男孩子，說如果他們遵守神的誠命，他們必不被毀滅，而得平安歸來。教會的總會長團，在鹽湖聖殿集合廳所舉行的一次特別會議中，予這問題以一項重要的訊息。當時的麥基奧大衛會長，是總會長團中的副會長，向大家宣讀此項信息。總會長團在該項信息中清楚說明，在戰爭中，不但是不義的人被殺，正義的和不義的同樣站在槍林彈雨中，也同樣的會死。我們不應該論斷，那些在戰場上殉國的人，就是沒有遵守神的誠命的人。

我們應該再次三番重讀阿爾瑪書第六十章，那是美洲的一位偉大將軍摩羅乃，寫給派賀藍的一封信。回答派賀藍詢問人民所猜想的一些事是否屬實。摩羅乃說，「你們假想你們那麼多弟兄被殺死了，所以那是由於他們的邪惡嗎？我告訴你們，如果你們曾這樣假想，你們的假想是徒然的；因為我告訴你們，有許多人已死於刀劍之下了；那是對你們的定罪；

「因為主讓義人被殺，使他的公道和懲罰得臨於惡人……」

（阿爾瑪書60：12—13）他是一位先知，大將軍，也是一位實踐主義者。他知道要發生的事，但是他却提醒我們一項重要的事實，「……你們不用假想義人們已因被殺而失去，他們却已進入了主他們的神的安息所。」（阿爾瑪書60：13）

我可憐那些不知將有來生的世人。當他們的親人死去時，他們的心必多麼絕望傷痛。我們明瞭在世界災禍中死去的義人，已在光榮中蒙接待，這是多麼的歡慰。我們為那些沒有光榮希望的人悲泣。

我們之中任何人，還要神取消那些引致槍彈橫飛或怒潮襲岸的自然律法嗎？一個沒有固定律法的世界，會成為毫無意義。或者我們要取消個人的自由選擇權嗎？我們要神阻止人以戰爭互相殘殺嗎？

撒但的計劃也許可以阻止人行惡，但是他的計劃也使個人沒有成長。神決定不取去人的自由選擇權；但是社會也許會奪走它。社會不容許各人作我們喜歡做的事——我們有律法規限我們的行動。但主容許我們做我們喜歡做的事；如果我們的心向惡，祂不會阻止我們的。我猜測神最

想干預人的自由權的時候，就是當祂的兒子被人釘在十字架上，痛苦地呼喊着，「我的神，我的神，為甚麼離棄我？」（馬太福音27：64）但是甚至在那個時候，神也不伸手行使祂的力量。因為神若在人每次行惡時都干預，神就要負責人的一切行動，那就不會有審判了。

我們從摩門經中，找到一件與審判有關連的記事。先知阿爾瑪，與他的傳教同伴艾繆萊克，在某地勸服一些人歸信。但大多數不信的人，捉住那少數的歸信者，把他們綁在柱子上，四周堆滿樹枝，引火燃着樹枝。他們綁住阿爾瑪和艾繆萊克，帶他們去親眼看到被燒的信徒。艾繆萊克痛苦地對阿爾瑪說，「我們怎能看到這可怕的景象呢？還是讓我們伸出我們的手來，行使在我們裏面的神的力量，把他們從火燄中救出來吧。」

「但阿爾瑪對他說：靈制止我不可伸出我的手來……」

阿爾瑪沒有懷疑神的力量可以釋放他或那些信徒。他說：「……主要將他們接上他的身邊去，在榮耀之中；他容他們做這件事，或者說，人民可以照着他們強硬的心，對他們做這件事；

這樣他在震怒中所要施於他們的降罰才顯得公正；而那無辜者的血必作為不利他們的證人，是的，在末日要有力地呼喊着來控訴他們。」（阿爾瑪書14：10—11）

如果你時常干涉一個人的行動，你怎可以公正的判斷他？那就不會有公正的審判了。也許我們需要重溫一下聖約和教義第一二一章及一二二章的事件，獲取其中的精神。當時，先知斯密約瑟和其他人，被關在米蘇里州自由監獄，一間大約十四呎乘十五呎的小房間內。

兩邊牆上，只有約兩吋寬的一線窗縫。時值嚴寒，永不會有火取暖。他們晚上冷得睡不着，但不停的抖動，以保持不凍僵致死。只有在日中時，蓋上兩三條那種破爛的氈，才勉強睡一會兒。他們吃的是污穢的食物。但更壞的是，他們聽到守衛的人互相討論，如何搶掠他們的家庭，摧毀他們的牲口，蹂躪他們的妻子。斯密約瑟終於不禁疾呼，「神啊，祢在何處，遮蓋祢隱身地方的大幕在何處？祢的手要停留不動到多久。祢的眼，祢聖潔的眼，要從永恒的諸天注視着祢人民和祢僕人們的冤曲到多久。祢的耳要被他們的呼求聲貫入到多

久呢？」（教約121：1—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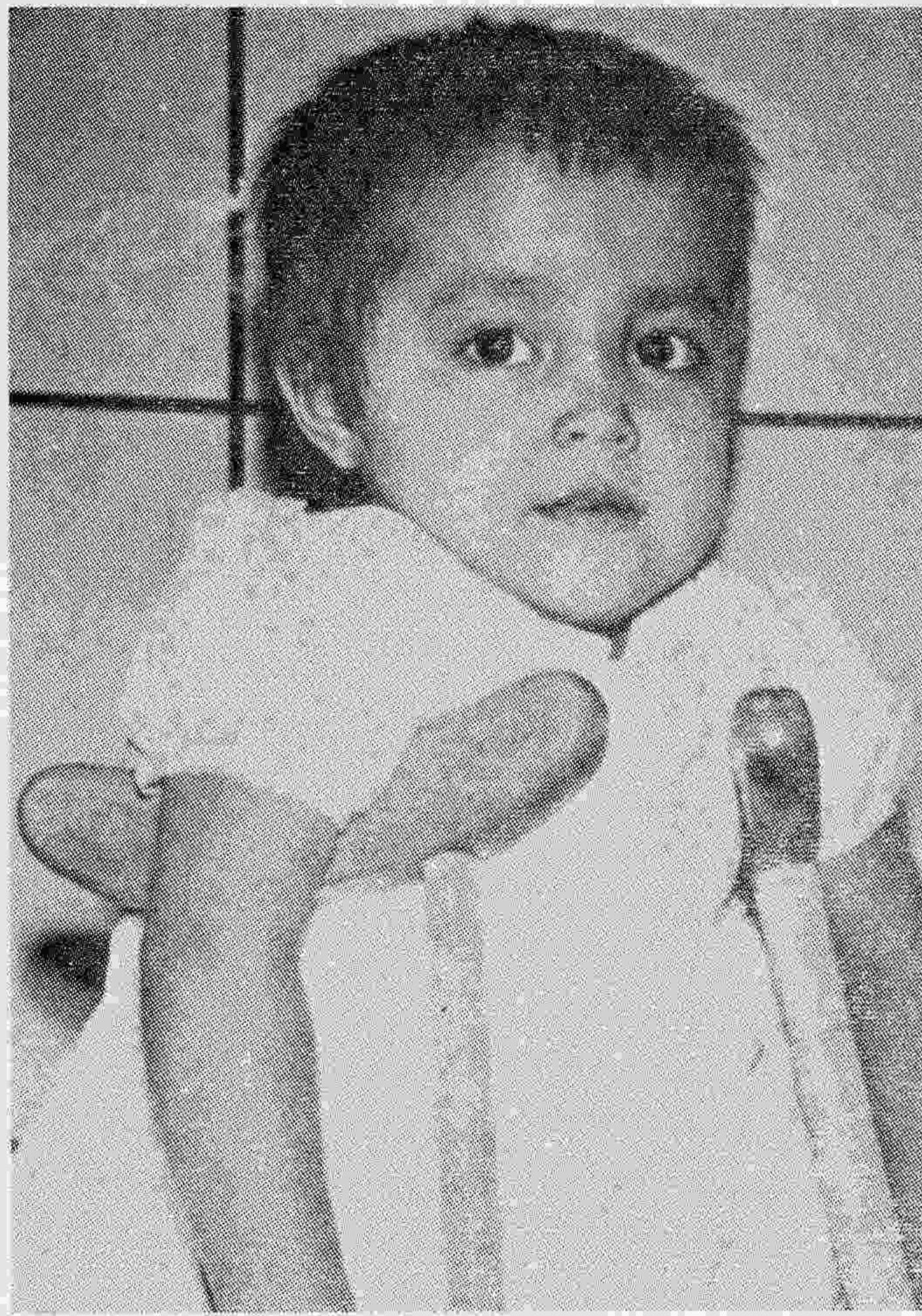
有時候，我們在精神的極端痛苦中，也想向神疾呼，「哦，神，祢在那裏？我們非得忍受這種痛苦嗎？」先知從主處獲得回答：「我的兒啊，願你的心靈安寧；你的災禍和苦難，只是暫時短期的……你並不像約伯那樣；你的朋友沒有像那些人對待約伯那樣與你抗爭，也沒有控告你犯罪。」（教約121：7，10）

之後，主提醒約瑟，「假如你好好地忍耐着；那麼，神必高舉起你，你必戰勝你所有的仇敵。」（教約122：8）

「我的兒啊，願你心靈安寧；你的災禍和苦難，只是暫時短期的。」（教約122：7）從這一段信息中，我們發現一項特殊的哲理。自從那日起，先知約瑟再也不抱怨。是的，世界上有無數的悲慘不幸；甚至使徒保羅，也會說，「我們若靠基督，只在今生有指望，就比衆人更可憐。」（哥林多前書15：19）

福音提供我們一項哲理，使我們能面對生命中的一切，不論好或壞；但却確知這一切事，是為我們的好處而給我們的經驗。多麼蒙福的哲理——多麼美妙的真理！

梅愛娜沒有看見大車。



柏西里很懼怕且憂慮。



安琪與媽媽現在面露笑容了。

兒童會的兒童醫院 朝前跨一大步

「進步時代」副編輯 貝銳德勃尼爾

「兒童會的兒童醫院，在美國西部一直領袖羣倫。現在，它更要擔當起一個世界性角色，伸延它的祝福給每一個地方的千千萬萬兒童。」

說這話的是主管主教團的宣魯伯主教，他是該醫院董事局主席，承担起繼續擴充他所謂的「予需要中的兒童以醫藥照顧的獨特天堂。」

「當我們現在的目的及目標宣佈後，」他說，「我們相信有許多人，非教友或教友，將歡迎這個機會，貢獻經濟合作以達成新的和戲劇性的進步。」

兒童會總會長兼醫院董事局副主席柏烈麗雲姊妹再說，「這間醫院確實屬於千千萬萬人的。對於那些曾經協助建立它和維持它的人，它是仁愛、服務和信心

的象徵。」

一九六九年十月，兒童會的兒童醫院輔助基金委員會成立，擬負責在今後十年內，籌集一千萬美元，作擴充及改良之用。鍾士路易斯任委員會主席。顧問乃伊文思塔亞。他以熱心和極具信心的語氣說，這個偉大夢想必可成真。

「我們的計劃是很大，但不

是大得超乎需要，」他說。「一九五九年，我們容納病人一千餘名。一九六九年——十年之後，容納八千名病童。一九五九年，在醫院施行手術者僅五八八名；前年，施行五七八三項手術。人們常驚奇的發現，目前我們醫院的醫生，有二五〇多位，其中大部份是專家。」

輔助基金的目的，是以不斷的方式補充收入，以支付經常維持費，提供病人以兒童會一角捐獻之外的經濟協助，擴充已有的服務，樹立新的重大的服務，供應現代化的特別用具，及支付龐大的建築計劃。

所有兒童，不論種族、國藉和宗教信仰，都是我們的服務對象。雖然大部份病人來自美國西部，但在前年，也有來自二十七州及許多外國的病童入院。平均年齡自襁褓時期至十八歲。

醫院服務的迅速增加，比它的設備和人手來得更快。其中一項重要服務，就是精神治療。魏廸赫醫生主管精神病部門。前年，記錄上有二萬名門診病人，包括五百多個家庭。魏醫生年輕，有毅力，全心全意獻身於工作。「沒有比滿意的工作更感欣慰的。」他說。

「據估計，今日的兒童中，百分之二十需要予以精神治療。其中百分之十相當嚴重，百分之一非常嚴重。因為經我們治療過的病童中，百分之八十五顯出可觀的進步，對生活能夠作快樂的和積極性的適應；所以如果不能提供這種必需治療時，情形真是很悲慘。」

「讓我舉幾個例子，」魏醫生說。「一個十四歲男孩子在感恩節翌日，看到聖誕節佈置時，突然雙眼失明。精神學家查出來，那些佈置令他想起了兩年前去世的父親。當醫生保證他可以再看見時，他就完全接受已發生的事，而突然復明。現在，他是一個很出色的童子軍和優異學生。」

「一個很憂鬱的十二歲女孩，被介紹到我們醫院來，因為她的體重忽然減輕四十五磅，處於極嚴重的頽喪情況中。她也是因父親去世而傷心，也許她想死去，以便和他在一起。經過住院三個月的每日精神心理治療後，她的體重復原，能夠再去上學。再經過九個月的門診部治療後，現在已十分良好。」

「我們曾經有一個脾氣很暴躁的九歲病童，他因為操行惡劣被學校開除。他無法控制自己的

脾氣。他的惡性根源是由於他的父親和家庭中的問題。經過一年的精神心理治療，並且跟他的父母多次談話後，他終於能夠回到他原來的一班，而且成績上顯然的大有進步。」

醫院中這類令人感動的例子真是說不盡。看看梅愛娜，一個只有二歲很害羞的印第安女孩，剛剛學走路時，被一輛貨車撞倒。初入院時，她顯得害怕又寂寞；但是後來，友好的醫生護士們跟她玩捉迷藏的遊戲時，她就不禁高興得格格的笑。矮小的個子倚着拐杖，整個兒躲在她的小病床下邊。

還有安琪，從智利來的一個四歲男童，因為先天性的心臟缺陷，如果不施行手術，只可以再活幾個星期。他的病已經很複雜，再加上胃潰瘍流血，令醫生和護士們異常擔心。但是今天，安琪在快樂的大笑。他的笑聲，是智利的美麗山區最悅耳的。

非洲伏以塔共和國的一位絕望的父親，寫信給麥基奧大衛會長，「會長先生，我請求你聽我，聽一個貧窮父親求助的呼聲。」他的小兒子廸達，因嚴重燒傷後，一隻左臂已黏貼住身體，抬不起來。藉着一家海外航空公司的善

意安排，廸達飛到鹽湖城。這個孩子經過塑膠外科手術和愛心的照顧後，已經能夠舉起手臂來。他的醫生寫一封這樣的信：



廸達不能運用他的手臂。

「廸達在這兒過得很好，我們都喜歡他，全院上下都衷心愛他。他也曾在這兒醫院中的學校讀書，現在能夠講很不錯的英語。我們現在讓他出院回國去，心裏真是不捨得。」

很快，非洲寄給醫院一封信。這個父親寫着：「我們的廸達，於九月二十七日平安抵達。他健康又快樂，看到我們大家都在飛機場等待他。他在下機時，舉起手臂，揮動着手，似乎給我們看，他的手臂已經完全能夠運動自如。我們簡直不相信！這是一個奇蹟！廸達的母親高興得哭

了。他的弟兄姐妹都歡喜得跳起來。他的同學們歡呼，『美國人民萬歲！』這的確是給我們深藏心底的一件紀念品。

篇幅不容在這兒說出幾百個同樣的故事，但聽聽最後一個。柏西里從前是一個極不開心的男孩，因為，他只有三歲半大，孤零零的離開老遠在東加島的家人。他不懂護士說甚麼，護士也聽不懂他的話；但是，愛的言語打破一切藩籬。很快，他就跟着護士四處走，對她們的友好起反應。

柏西里因為腸胃畸形，生着一個大胞囊，使他的腹部腫大得驚人。他在手術室中幾個鐘頭。外科醫生糾正他的畸形，把不正常的組織割掉。今天，他已經完全康復。

東加島的人聽到柏西里要回來時，幾乎整村的人都跑到飛機場去，要親眼看個究竟，因為謠傳的情形完全相反。許多人堅持說柏西里一定不在飛機上，說他回來實在是令人傷心的殘忍謠言。有些人說他只離開很短時期，他不可能是好了或有甚麼改變。另一些人說美國醫生沒甚麼用。

但是，柏西里走下飛機，就像任何一個正常而健康的孩子。懷疑的和不相信的人都笑了。他

的父親用不着說甚麼話，喜極而泣的眼淚已表示出他們最大的歡欣。

兒童會的兒童醫院中，不論醫生、護士和工作人員，都有一種服務的精神，遠超過他們的工作時間或工作薪金。有些因為愛孩子而認養了病童，這種事情常常發生。還有一項傳統性，就是有無數志願工作人員。這項傳統是起自於一位牙醫，某天在醫院門外，一個陌生人攔住問他，「你在這兒花這許多時間，得到多少薪水？」牙醫抬眼望着樓上一扇玻璃窗，幾個孩子面貼着玻璃，朝他微笑揮手。「那就是我的酬報，」他說。「這就是一個人想要的報答。」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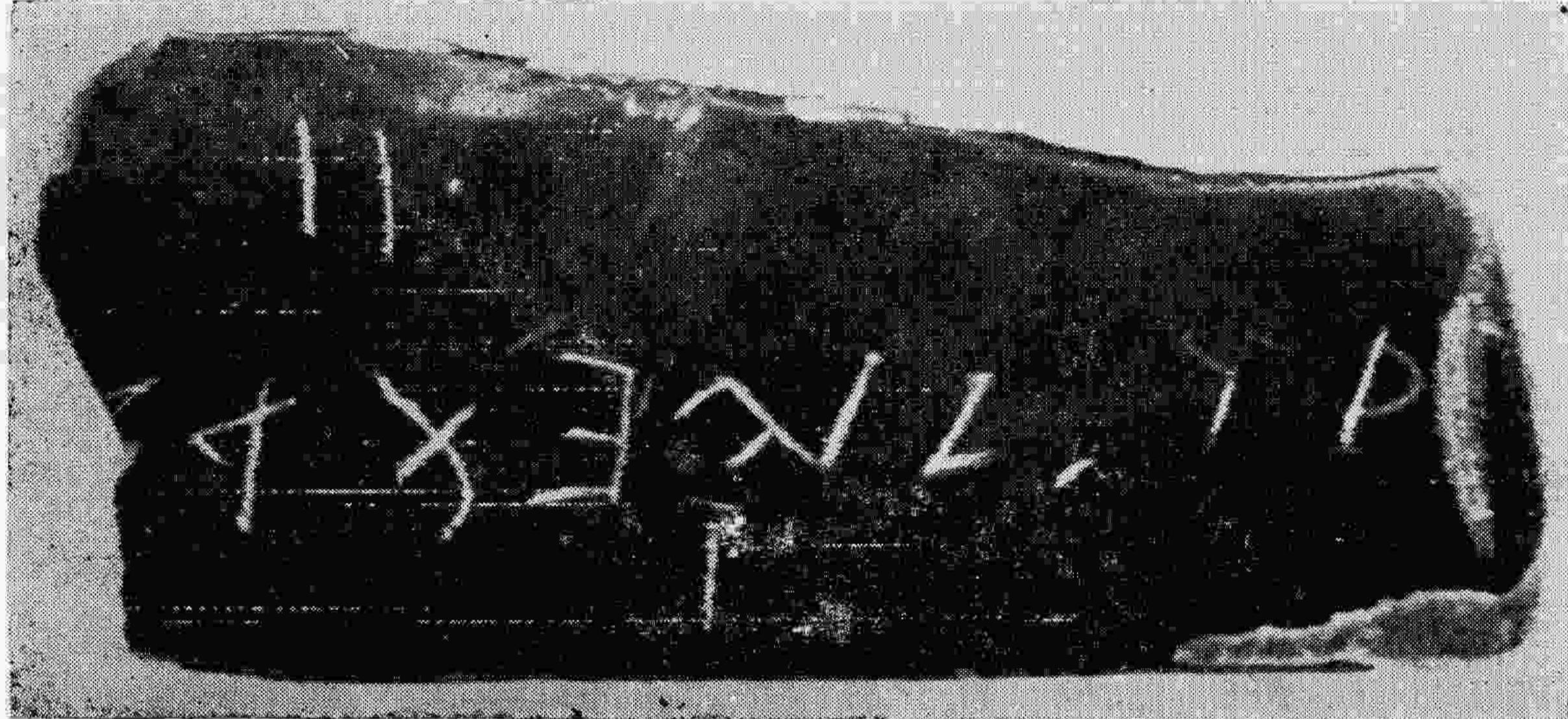
遠從一九一一年，兒童會決定在末世聖徒醫院設立幾張兒童病牀時起，就是本醫院的起始。一九二二年，在鹽湖城北聖殿大街的康復之家開幕，就是本醫院的雛形時期。直到一九五二年，現址落成奉獻。於一九六六年再加建一新翼。

現在，有了這個輔助基金計劃，兒童醫院一定可以為更多不幸兒童作更周詳的服務。它將成為一間龐大的醫療和教育中心，它的影響力將遍及全世界。

猶太人發現美洲大陸

早在哥倫布

之前的憑據



紐約十月十八日電：布蘭達大學教授戈登錫羅士在星期日那天說，一八八五年在德納西蝙蝠灣墓墩上發現的石上銘刻，是一個證據，證明從前猶太人在中東逃避羅馬暴政，向西逃竄，早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千年前，已經發現了美洲大陸。他把銘刻譯出，文為「給猶大地」。（圖為美聯社無線電傳真）。

一位布蘭達大學教授，日前宣稱，從前猶太人在中東逃避羅馬暴政，向西逃竄，在哥倫布發現新大陸一千年前，就已經發現美洲大陸。據布蘭達研究地中海專家戈登錫羅士教授稱，一八八五年在德納西墓墩上

發現的銘刻，就是證據。他說，那銘刻是在石上發現的（見圖），該石是在九枚骸骨中的一枚下取得，但一八九四年斯密森學社把它攝影付印時，將圖案倒置，竟無人發覺。該石現在還存在華盛頓斯密森博物館中。

據去年八月戈登錫羅士教授聲稱，喬治亞哥倫布工藝博物館馬韓約瑟博士曾給他一幀銘刻照片；因為馬韓博士堅信，美國東南部的印第安人與古代地中海人民，一定有他們之間的關係。戈登教授研究了銘刻說，他已查出那五字為約但河與地中海間以色列應許地迦南體文字。戈登教授又說，銘刻上第五字與羅馬時代希伯來錢幣上的文體相符，該銘刻上的文字翻譯出來，是「給猶大地」。

戈登教授在他將所發現的交給長島北濱考古學會的議會時說，今後學者們對他們其他的發現，必須重作估計。例如，在東田約西有一股人民，稱為默倫琴人；他們不是印第安人，也不是黑人，却是高加索族而不是安格魯撒克遜人。戈登教授指述，他們是地中海人民的後裔；他們自信自己在哥倫布前二千年，已經乘船到了新大陸。

（編者按：本文譯自去年十月本港某英文報紙新聞版，蒙美聯社核准轉載。）

傳教士唱詩班

向

教外人士演唱

齊如花圖文

主 在啟示中說：「假如你們快

樂，你們就以唱歌、音樂、跳舞、讚美、和感謝的禱告，讚美主。」

（聖約和教義136：28）本教會一向推崇教友用莊嚴美妙的歌聲讚美神，集體歌唱娛樂，與他人共享福音的快樂。除了在各項聚會中，例有開會及散會的唱詩外，平時在協進會及音樂舞蹈晚會等



①



②



③

圖片說明：

本版所載圖片乃該唱詩班於今年一月廿二日（星期五）晚，向教外人士獻唱時所攝。圖

①在九龍某英文書院的聯歡晚會上。圖②銅鑼灣分會鄧玲琦姊妹客串一曲，唱詩班伴奏。圖

③在電視錄影機前播唱時的情形。圖④電視機螢光幕上顯現的傳教士唱詩班，演唱兒童歌曲「分給人」之歌時攝。

活動中，注重於提高教友們的音樂水準，每一個教友，不分大人小孩，只要返來教堂參加聚會，就一定有「唱歌」的機會。

就以本教區的傳教士唱詩班來說，自成立以來，人材輩出，每當其中一兩個隊員，在此傳道期滿回國時，很快就有其他善於音樂歌唱的傳教士補上空缺，連綿不斷。因有很多傳教士在未來本港傳道前，在教會裏就有很多練習歌唱，玩奏樂器的機會哩。

話又說回來，本教區傳教士唱詩班，不但在區會性質的聚會及喜慶場合中演奏，而且在最近的兩三年，却又參加教外人士主辦的歌唱音樂比賽，成績優異。

並且每逢聖誕佳節前後、復活節和春節時，皆向外界廣大的民衆（如在學校、社團、百貨公司、商場中心、麗的映聲及無線兩電視台等地）演唱。他們所演唱的歌曲，除了聖詩外亦雜有歐美民歌及粵語歌詞，歌聲嘹亮，推陳出新，莊諧並重，趣味盎然，到處備受聽衆的歡迎。

有人說：寓教育於娛樂。那麼，傳教士唱詩班對教外人士獻唱，就是把福音見證及快樂與更多的人士分享，就如他們所習慣演唱的，即最受聽衆所喜愛的歌詞那樣：「分！要學像耶穌分給人……歌唱，歌唱整天唱，分給人喲！分給人……」

唱詩班在電視台上鏡一景。



香港傳道部會長來書

親愛的弟兄姊妹們：

「所以無論你們做甚麼，都必奉我的名；所以你們要用我的名稱呼這教會；你們要奉我的名祈求父，求他因我的緣故而賜福教會。不用我名的，怎會是我的教會呢？因為如果一個用摩西的名來稱呼的教會，那是摩西的教會；又如用一個人的名來稱呼的，那是一個人的教會；但是如果是用我的名來稱呼的，**如果是建立在我的福音上面的，那就是我的教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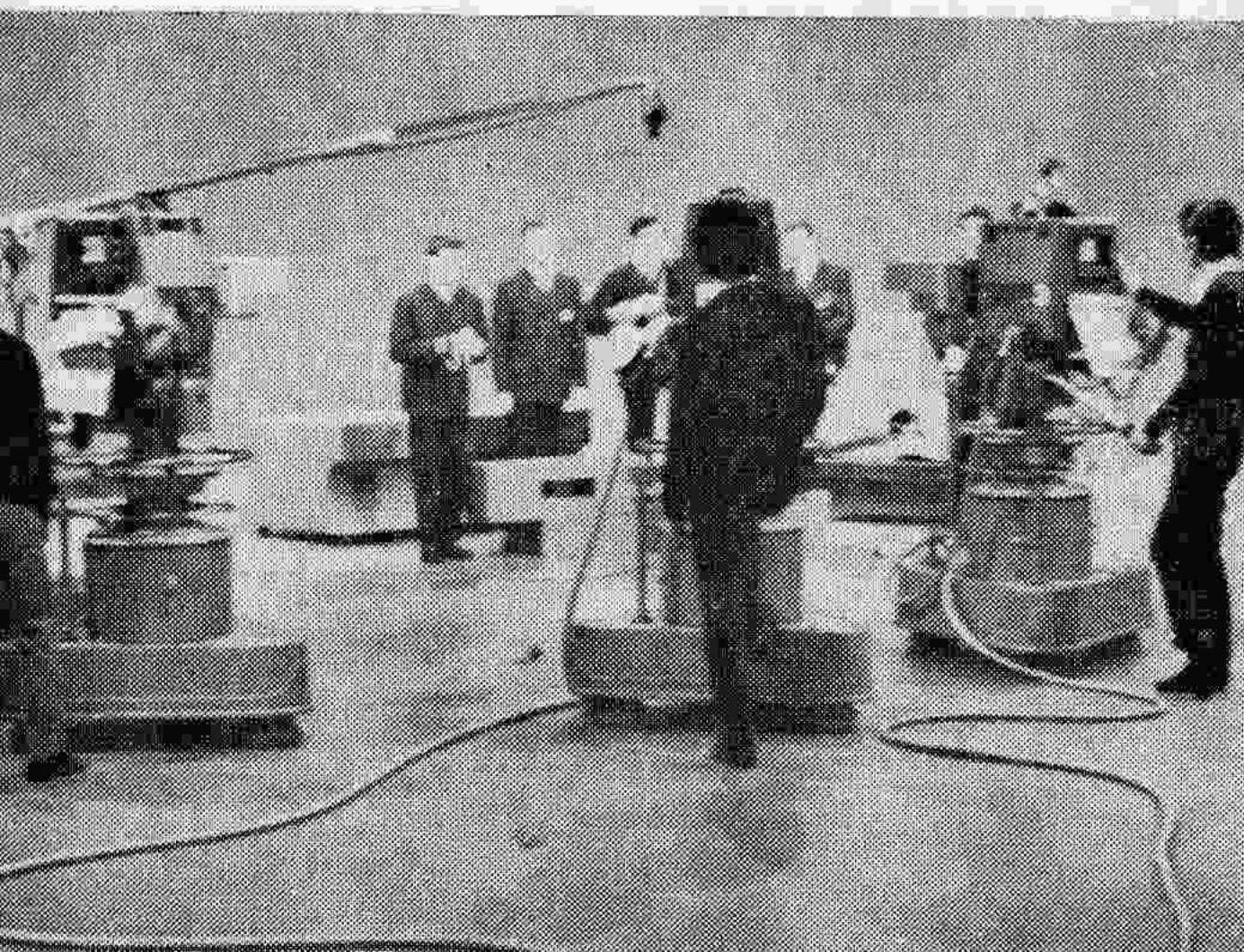
關於祂的教會的命名，主曾藉摩門經先知給我們這個很清楚的命令。我們在這個時代，須把這一點謹記在心，是應該而重要的。這個教會的名稱是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這是基督的教會，是在祂的命令下組織的，今日也是由祂領導的。**我們一定要用祂的名稱呼教會。**

我們有時爲了兩種原因，另用一個名詞稱呼這個教會：第一，因爲這名稱太長，宣讀不易；第二，世人所給我們而我們亦已採用的「摩門」這個名詞，短而易記，且盡人皆知，我們又覺得容易使用。其實世上很多人，祇由這個摩門名稱而知道我們的教會組織。而且他們大致對這個名稱都很尊敬。不幸，在中文方面，初聽其音可能把它牽入不很莊重的意義；這並不是嚴重問題，因爲一見其字甚麼都明白了。

我們都知道他們所以給我們這個摩門名稱。是因爲我們有摩門經這部經典。關於這個名稱，我們的立場又怎樣呢？除却摩門經裏基督所給我們的訓諭外，對於這件事末世先知也給了我們很多的指示。**我們必須正常稱我們的教會爲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如果必要，我們可以說，「因爲我們有一本經典名叫摩門經，所以有些人就把我們的教會稱爲摩門教會，但教會正確的名稱是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我以爲稱自己爲摩門信徒並不妨事，但**決不稱我們的教會爲摩門教會。**這就是說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的教友也叫摩門信徒。我勉勵我們的教友與傳教士們，正確地使用本教會的名稱，並同樣的勸告別人。

願主祝福你們。

你們忠誠的弟兄 香港傳道部赫迪會長



耶穌基督末世聖徒教會

台灣傳道部所屬分會地址

東台北分會：台灣台北市金華街一八三巷五號

西台北分會：台灣台北市金華街一八三巷五號

永和分會：台灣台北永和鎮永和路一段97號四樓

基隆分會：台灣基隆市義七路五號之二

士林分會：台灣士林鎮中正路二一一號

桃園分會：台灣桃園鎮成功路二段六十六號

中壢分會：台灣中壢市延平路四七三號

新竹分會：台灣新竹市北大路一一二號

天母分會：台灣天母蘭雅里六十五之十號

苗栗分會：台灣苗栗鎮至公路七十一號

台中分會：台灣台中市三民路三段一九八號

彰化分會：台灣彰化市長興街一〇四號

嘉義分會：台灣嘉義市民權路二五四號

台南分會：台灣臺南市健康路一八五號

高雄分會：台灣高雄市市中一路二九二號

屏東分會：台灣屏東市廣東路二十二號

花蓮分會：台灣花蓮市菁華街四巷一街四號

香港傳道部所屬分會地址

西環分會：香港中環衛城道七號

電話：H二三六九二五

維多利亞分會：香港中環衛城道七號

電話：H二三六九二五

銅鑼灣分會：香港銅鑼灣百德新街唐寧大廈頂樓

電話：H七七〇二六八

北角分會：香港銅鑼灣百德新街唐寧大廈頂樓

電話：H七七〇二六八

香港仔分會：香港香港仔西安街五號三樓

電話：H九〇九六二八

深水埗分會：九龍石硤尾街53號白花大廈頂樓

電話：K八〇〇四五七

荔枝角分會：九龍石硤尾街53號白花大廈頂樓

電話：K八〇〇四五七

尖沙咀分會：九龍德成街二號八樓（百祥大廈）

電話：K六七四三〇二

九龍城分會：九龍德成街二號八樓（百祥大廈）

電話：K六七〇八四〇

觀塘分會：九龍觀塘輔仁街九十一號四樓

電話：K四一〇一四四

調景嶺分會：新界調景嶺十二區十六號

電話：K八九四二〇三

荃灣分會：新界荃灣眾安街八十至八十二號

電話：NT二一二〇三三

元朗分會：新界元朗均頭荔枝園

電話：NT七六二四九四

粉嶺分會：新界粉嶺聯和墟聯昌街17號二樓

電話：NT九〇〇八七〇

忍耐……為快樂的日子

伊立察

英國一意大利史學家兼牧師彌加（一四七五至一五五五年），曾說過一句詞簡意賅的話：「忍耐，為快樂的日子保守你自己。」有的時候，我們覺得我們簡直忍不下去——我們沒法子面對將來；我們受不住失望和困難，我們承不起這個重擔。這種情形來了又去了，因為我們的力量、勇氣和環境是循環不息的——從高到低，又到高——低潮時，我們要堅忍，我們要堅守不渝，直到陰暗又變成光明，直到擔子卸下。「沒有人能忍受災禍，」忒里嘉（羅馬哲學家及大臣，公元前四年至公元後六十五年。）說。「如果災禍繼續時，它的猛烈情況，與初來時一樣……」人們常喜提出哀的美敦書，說他們再不能夠或再不能忍受這或那……分鐘也不能忍了。「我罷手了。我放棄了。」這種情況就像一條電線或安全線負電過度時，突然中斷一樣。我們的確猜想，有時候，我們是否還受得住。因為有一種內在的安全因素。就是我們發現人——精神，身體，智力——是有彈性的。我們每個人的內在力量，比我們所想像的還要大得多。我們一時說做不了的事，或受不了的或承不起的，然而發現自己竟又做了和受了。因為時間，從新估計，再調整，甚至有時改變我們對價值的觀念和我們的態度，我們又找到內在的隱藏着力量的耐力。「生命是真實的，生命是渴望的！」（美國詩人郎法羅所寫的詩，一八〇七至一八八二年）詩人雖這麼說；然而，面對現實，適應生活，不常是一件容易的事。但是，在我們放棄之前，我們應當認真的考慮我們所放棄的是甚麼，及我們要做的是甚麼。「火上的煎鍋」，是一句有意義的老生常談。好吧，這樣結束這番教訓吧——停下來，重新估計，給希望和信心留點時間，預留點回頭的力量。記住，梭倫（雅典立法家和詩人，公元前六三八至五五八年）說的：「如果所有的人，把他們所有的不幸堆放在一起，大部份人必高興再帶……回去……自己的那一份。」「忍耐，為快樂的日子保守你自己。」